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目錄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陳炳堃著

一　序論——三十年來中國文學的劇變

中國三十年來的文學，在文學史上是一個最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文學的各部分都顯現著一種劇變的狀態，和前一時期大兩樣。卽如桐城文派和江西詩派在前一時期是極有勢力的文學；但到了這個時期，已不能繼續前一時期的權威，祇能算是前一時期的殘餘了。以前的中國文學是自為風氣的文學；到了這個時期，就開始接受西洋的影響了。以前的中國文學，重在摹做古人，摹做古代；到了這個時期，就開始要求創造現代的現代人的文學了。以前的政府待遇文人的政策，是用八股試士，科舉掄才的，這種政策的流毒，最足錮蔽文人的思想，妨害文學的進步；到了這個時期，最初就有不少的人對牠懷疑攻擊，後來就得廢八

股，停科舉了。以前的所謂文學，差不多只限於詩古文辭的；到了這個時期，一向看做小道末技的小說詞曲，乃至民間流行的所謂鄙俗歌謠，下等小說，都要把它同登文學的大雅之堂，各各還它一角應有的地位了。以前的文學工具—語言文字，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到了這個時期，由國語運動以至國語文學運動，語言文字的解放，成爲文學革命的中心問題，甚至有人主張廢棄漢字了。以前的文學，祇算得士大夫的干祿之具，或消遣之物的，換言之，祇是特殊階級極少數人利用或享樂的東西；到了這個時期，文字要怎樣纔得給大衆容易使用，文學要怎樣纔得成爲平民的，就都成了問題；從今以後，文學成爲替民衆喊叫，民衆替自己喊叫的一種東西，這樣的時期，快要到來了。這種種的演變，雖極繽紛奇詭之觀，卻有一種共同的特色，便是反抗傳統；這種種的演變，雖似突如其來地一一發生，實則共同的其來有自，便是社會背景。現在暫引他人的話，在我的說明之前。

> 文藝復興時代的到來，是因爲生產關係到了資本主義前期。地中海沿岸有商業都市的興起，封建的貴族地主至此乃豎起反叛神權政治的旗幟，要求自由解放，要求希臘羅馬時代古典文藝之復興。這風氣，到了十七八世紀，因爲發見時代的到來，重

商主義興起，於是成爲古典主義。以後，接著是產業革命，資產階級漸漸抬起頭來，封建貴族爲保持殘餘勢力，有使人忘懷現實，憧憬理想之浪漫主義。但是浪漫主義的思想卒不能遏資產階級的發展，自經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卻有了充分的力量，於是遂有寫實主義驅逐浪漫主義而出現。二十世紀的初頭，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漸漸降落，同時，無產階級有抬頭之勢，於是在文藝上自寫實主義一變而爲新浪漫主義，資產階級謀以此而挽其頹運。大戰以後，無產階級有長足的勢力，新浪漫主義遂銷聲匿跡，不得不讓其地位於新寫實主義了。

這是歐西文藝思想的轉變。我們中國因爲經濟基礎之始終在資本主義前期，所以數千年來常停頓於擬古主義而絲毫沒有發展。當春秋戰國以前，井田制度未毀；貴族當國，所以那時的文學是君主貴族的文學。井田制度破壞以後，經濟進於資本主義前期，官僚士大夫踏上政治舞台，這狀態，直到現在，還沒有大變，故其文學爲官僚貴族的文學。近頃以來，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工商階級漸漸得勢，頗苦於古文學之不能盡量自由發表其思想，於是有打破舊形式的束縛的新文學之出現。梁啟超

新民叢報的報章文字倡於先，新青年的白話文字繼於後，現今我國文學界，可說全是此二種文字的勢力。【仲雲通過了十字街頭，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

像上面這樣的解釋，無論其說得圓滿與否，但他從經濟上來解釋文藝的演變，立場自是站得極穩的。他說現今我國文學界可說全是報章文字白話文字二者的勢力，這話也是不錯的。梁啟超派的報章文字所以風行於『戊戌』政變後，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的對抗時期，因為那個時期，士大夫階級中較為進步的分子，想從八股文外延長他們政治上學術上傳統的特權；豪紳階級中較為進步的分子，則想從地方勢力握得中央勢力。報章文字最是合於他們通情達意的一種東西．所也這種文字在當時就很流行。這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封建勢力開始動搖時候的一種現象。到了『辛亥』以後，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內封建勢力對於民衆的壓迫愈加緊逼。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自由發展，同時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或無產者要求澈底解放，所以在『五四』『五卅』的前後，乃有陳獨秀胡適一班人提倡的白話文字，一突破舊文學的束縛而得解放的自由的文體，就代報章文字應運而興。總而言之：中國已經要由封建社會跳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了，人民的生活不復像從前一樣的餘裕，幽閒，生活上的競爭日

益激烈，影響到文字上的簡單化，敏捷化，通俗化，自然成了不可逃避的事實。

話須回頭去說：原來中國的大勢，自從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所謂『甲午之役』以後，三十年來也正在一個劇變的時期。固然我們也可以說，靠近這個時期以前四五十年間的中國已經有若干的轉變了。如在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鴉片之戰以後，又有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打破津京，焚毀圓明園的惡劇；又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光緒九年——十一年】為著安南和法國的戰爭；外患相逼而來，因此國內也有不少的興革。不過這種種的興革，這種種的改變，祇是形式的，虛偽的，敷衍一時的，其本來的實質，精神，根本未變。所以嚴復說：『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有事敗衂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雜言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為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原強】直到甲午之役，以廣土衆民的中國，敗於新進島國區區日本之手，而且敗的如是其速，如是其一蹶不振，中國的弱點纔全然襮露出來。以前自

命爲睡獅的，這個時候給人家看清了，原來祇是一隻紙老虎！這眞是中國自開海禁以來國勢上的一個大變動！從此以後，不但戰勝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要向中國要求割地賠款，以及其他種種權利利益，那些西洋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中國也都輕視起來。他們爲了擴張市場，蒐求原料，種種經濟上的需要，對於中國不遺餘力的大肆侵略。什麼『瓜分中國』，『劃定勢力範圍』，『利益均霑』，『門戶開放』，……這都是他們用以侵略中國彼此先後不同的口號。可憐！西洋的工業經濟打進來了，中國的農業經濟於相逼之下而生動搖；西洋『動』的文明闖進來了，中國『靜』的文明於相形之下而生動搖；這種種動搖，都逼著老大的中國要開展一個新的局面。所以我們可以說，從甲午之役以後，三十年來的中國，正在一個劇變的時期。而甲午之役正是這種劇變的一個總關捩。倘若說，中國民族到了快要滅亡的時期，那末，甲午之役那樣的大摔敗，便是叫他滅亡的一種預兆。倘若說，中國民族到了快要醒覺的時期，那末，甲午之役那樣的大挫敗，便是促他醒覺的一種鞭策。總之，甲午之役已逼著中國民族走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它所給與中國民族的刺激，教訓，苦惱，悲憤，願望，要求，……該是何等地深刻，沈痛，豐富，熱烈呀！我們祇要略看一看它給與當時文學界的

影響，以及其時比較覺悟的文學家作如何的表示。

降將軍歌

衝圍一舸來如飛，衆軍屬目停鼓鼙。船頭立者持降旗，都護遣我來致辭：「我軍力竭勢不支，零丁絕島危乎危。艋艟小醜何能爲？島中殘卒苦瘡痍。其餘鬼妾兵家兒，鍋底無飯椸無衣。統千凍雀寒復飢，五千人命懸如絲。我今死戰彼妄歸？此島如城海如池。檣排各艦珠纍纍。有礮百尊槍千枝，亦有彈藥如山齊。全軍旗鼓我所司，本願兩軍爭雄雌，化爲沙蟲爲肉糜，與船存亡死不辭。今日悉索供指麾，乃爲生命求恩慈！」中將許諾信不欺，詰朝便爲受降期，兩軍雷動歡聲馳。燐青月黑陰風吹，鬼伯催促不得遲，濃薰芙蓉傾深巵，前者闔棺後輿尸，一將兩翼三參隨。兩軍雨泣威驚疑，已降復死死爲誰？可憐將軍歸骨時，白幡飄飄丹旐垂，中一丁字懸高桅，廻視龍旗無孑遺！海波索索悲風悲！悲復悲，噫！噫！噫！

度遼將軍歌

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余畀！將軍慷慨

來渡遼，揮鞭躍馬誇人豪。平時蒐集得漢印，今作將軍橫在腰。將軍鄉者曾乘傳，高下句驪蹤跡遍。銅柱銘功白馬盟，鄰國傳聞猶膽顫。自從弭節駐雞林，所部精兵皆百戰。人言骨相應封侯，恨不遇時逢一戰。雄關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風顛。歲朝大會召諸將，銅柱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槍法，鍊目鍊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余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風煙。坐中黃曾大手筆，爲我勒碑銘燕然。么麼鼠子乃敢爾！是何雞狗何蟲豸？會逢天幸遽貪功，它它藉藉來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顏行聊一試。待彼三戰三北餘，試我七縱七擒計。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棄冠脫劍無人惜，祇幸腰間印未失。將軍終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復歸來。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風哀。幕僚步卒皆雲散，將軍歸來猶善飯。平章古玉圖鼎鐘，搜篋價猶值千萬。聞道銅山東向傾，願以區區當芹獻。藉充歲幣少補償，毀家報國臣所願。燕雲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挲。忽憶遼東浪死歌，印兮印兮奈汝何！

這兩首詩都是黃遵憲的，前一首是爲降將軍丁汝昌而作，後一首似乎是說逃將軍吳大澂的。甲午之敗，落後的封建主義的勢力敵不過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勢力，固然是它的總原因，但在詩人看來，將帥的不和，無用，怯懦，虛僞，腐敗，卻是致敗的惟一的緣故，這不能不令人悲憤無涯了！那時黃遵憲還有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臺灣行等詩，也都是爲著這個足以激動全民族心靈的大事件而發的一些慷慨激越之作。他在當時眞不愧爲一個爲民族喊叫的詩人！

莽蒼蒼齋詩自敘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猶不自懲，而爲此無用之呻吟，抑何靡與？三十年前之精力，敝於所謂考據詞章，垂垂盡矣；勉於世，無一當焉；憤而發篋，畢棄之。劉君松芙獨哀其不自聊，勸令少留，且擷拾殘章爲補遺，姑從之云爾。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也。

這是譚嗣同的文章。他憤而要盡棄舊稿，不肯『爲此無用之呻吟，』這也是甲午之役所給與文學者的刺激而生的另一種反應 他想建立新文學，所以他試作『新學詩，』而借『詩

界革命」；他想建立新政治，所以他參與戊戌維新運動，不惜以身殉之。論他那種叛逆的精神，犧牲的精神，我以爲應該永隨中國民族之存在而存在！

水調歌頭

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尙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祇恐少年心事，強半爲銷磨。願替衆生病，稽首禮維摩。

滿江紅　贈魏二

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又爾我踏塵獨漉，睨天長嘯。烱烱一空餘子目，便使不合時宜肚。向人間一笑醉相逢，兩年少。

使不盡，灌夫酒；屠不了，要離狗；有酒邊狂哭，花前狂笑。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問匏黃閣外，一畦蔬，能同否？

這是梁啟超甲午所作的詞，讀者不必以詞律求之，看來總不失爲當時一種發憤愛國，

慷慨悲歌之作。

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爲人傳鈔刻徧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是時主和者爲軍機大臣孫毓汶衆怒甚孫畏不躬遂辭位

海東龍泣艦沈波，上相輶軒出議和，遼臺臠臠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連名三千轂相摩，聯軫五里塞巷過。臺人號泣秦檜歌，九城謠謗徧網羅。扛棺摩拳，擊鼓三撾。檜避不朝，辭位畏訶。美使田貝驚士氣則那！索稿傳鈔，天下墨爭磨。嗚呼！椎秦不成奈若何！

這是康有爲的詩。他反對當時政府割棄遼臺的和議。他這種詩很足以代表當時文學者的一種義憤。再，從他領導起來的三千舉子公車上書的那種運動，還可看出當時一般專代聖賢立言的八股文人已經感覺時代的嚴重，要表示自己的意思，要說自己的話，而且開始要用集團精神，或羣衆運動的方式來表現了。從此，文人開始要從八股文裏得救出來，文學開始要從死氣沈沈裏復活過來，文學和政治的關聯要密接起來，文學的進展，和時代的進展，漸漸有要求同其步調的趨勢。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到了一個劇變的時期。現在再引那時康有

爲在北京保國會演說辭裏的一段於此。

……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台閬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編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尚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猺匪趙金龍者。宣宗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龍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鐙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彷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駐京師，

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五年，斌椿遍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　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當時絕異之事。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阻之。自是輶軺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祇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

我們從他這段話裏可以看出甲午之役以前五六十年間中國大勢已走向轉變的途中。直

到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巨深痛，』中國的大勢總到了一個劇變的時候。其實這種變化，瓩是必然的趨勢。從這時候起的中國，已成了帝國主義列強經濟競爭的中心。換言之，中國已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次殖民地。中國社會向來生活於閉關自足的農業經濟之下的，現在這種生活的秩序快要給西洋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侵略而破壞了。中國快要由半封建的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社會了。社會的經濟現象既然起了一個這樣大的變化，建築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一切社會的精神現象，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學，藝術等等，當然要因其下層基礎—經濟基礎的轉變，而決定其轉變的相當的形式。康有為說的甲午之後『海內繽紛，爭言新學，』這便是因為下層基礎的轉變，影響及於上部構造的緣故。文藝既為建築於經濟基礎上之一種上部構造的形態，故因其經濟基礎之轉變，亦自有其相當的轉變。所以我們可以說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既已處在一個劇變的時期，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隨著時代的，社會的生活之劇變而生劇變，將至轉而成為顯示將來的新時代新社會的一種標識，這並非偶然的事。往後析論這個時期文學各方面的變遷，祇能從它的本身變化之迹加以推究，或不能隨時觸到它的背景的，這裏算是先為發凡了。

二　詩界的流別及其共同傾向（上）

我們要詳述這三十年來的詩，不可不明瞭這三十年間詩界的情況，和三十年以前的詩界並非截然無關；即算時代的生活和思想已有若何的變遷，而表現這時代精神的詩界也隨著而有若干的變遷，但在這種變遷之中仍然可以找出一個異同沿革的線索，這是無疑的。在未述鄙見之先，略述他人關於這個時期詩界的觀察。陳衍說：『道咸以來，何子貞祁春圃魏默深曾滌生歐陽磵東鄭子尹莫子偲諸老，始喜言宋詩。何，鄭，莫皆出程春海（恩澤）先生門下。湘鄉詩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闓運）則爲騷選盛唐如故。都下亦變其宗尚張船山黃仲則之風，潘伯寅李蒓客諸公稍爲翁覃谿。吾鄉林歐齋布政（壽圖）亦不復爲張亨甫，而學山谷。嗣後樊榭定盦，浙派中又分兩派矣。』（石遺室詩話）這是說三十年以前的詩界。陳衍又說：『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

揆。略別兩派：一派爲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簡學齋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爲魁壘，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東野，七言佐以宛陵荊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秀效海藏者，皆效其似太初者也。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鐃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梅堯臣黃庭堅謝翶楊維楨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尹【珍】之巢經巢詩鈔爲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變焉。其全詩亦不盡然也。其樊榭定盦兩派，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近人惟寫經齋漸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廣者，時樂爲之。人境廬樊山琴志諸君由此其選也。』這已經

說到最近三十年的詩界了。錢萼孫云：「詩學之盛，極於晚清，跨元越明，厥派有四：辯香北宋，私淑西江，法梅王以鍊思，本蘇黃以植幹，求闕經巢後更振之於先，散原海藏蒼虬大之於後，此一派也。遠規兩漢，旁紹六朝，振采蜚英，騷心選理，白香湘綺鳳鳴於湘衡，百足樊村鷹揚於楚蜀，此一派也。無分唐宋，並咀英華，要以敷鬯爲宗，不以苦澀爲尚，抱冰一老，領袖羣賢，樊易承之，拓爲宏麗，此一派也。驅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談，自關戶牖，公度南海蔚爲大國，復生觀雲並足附庸，此一派也。」【近代詩評，學衡五十二期】這也說到最近三十年的詩界。最近三十年詩界的流別，大體固可以如他們所評，但是何以適於此時顯現這樣的情狀，卻未加以精密的或清晰的剖論。那麼，他們評述的愜當與否，自然還成問題。我想就他們的評述及其所評述的對象，略爲從新檢視一番，同時附以鄙見，末了還想依據個人盱衡這個時期詩界的所得，試爲指出這班詩人共同的精神，共同的傾向。爲了達到上述目的起見，便不得不就這個時期幾個重要的詩人的作品做一個鳥瞰。

汪國垣作光宣詩壇點將錄，【見甲寅週刊】把王闓運列做詩壇舊頭領，冠於一代詩人之

首。本來論他的高年碩望，自是一代詩人之冠冕。他生於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死於一九一六，〔民國五年〕享年八十五歲。上可以看到滿淸的中興，做曾國藩幕府中的少年上客；下可以活到民國，做袁世凱時候的國史館館長，他確是這個時期一個享盛名的老詩人！

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咸豐乙卯舉人，後來欽賜翰林院檢討。著有湘綺樓文集八卷，詩集十四卷，別集三卷。其他著述尙多，都收到湘綺樓全集。他的發祁門雜詩二十二首，獨行謠三十章，以及圓明詞，都算是有關時代的鴻篇鉅製。尤以圓明詞爲最有名，係傳誦一時之作。這些詩可惜都長了，不好做例。現在看他的五言詩最得意之作。

入彭蠡望廬山作

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沓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揚帆截浮雲，擁楫玩波濤。昔人觀九江，千里望神皐。浩瀚閲荆揚，潨淙聽來潮。坐遊豈能從？陽鳥尙嶕嶢。川靈翳桂旗，山客闞金膏。委懷空明際，傲然歌且謠。

他曾自誇的說：『俗人論詩，以爲不可入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梁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

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或不邏其說，又厭冗呼囂而不成章。余幼時守格律甚嚴，矩步繩趨，尺寸不敢失。及後貫徹，乃能屈刀爲鏡，點鐵成金。如此篇暈潮二韻，是考据也。【中删考据】廿字中考證辯駁，從容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迹？鎔經鑄史，此之謂歟？』再舉一首——

望巫山作

神山夙所經，未至已超夷，況茲澄波棹，翼彼群風吹。冥靈無定形，九面異圓虧。
晴雲穴內蒸，積石露嵌奇。江湖汨無聲，浩蕩復逶迤。呼風毆紫煙，漱玉吸瓊脂。
貲心不期遊，誰識道層案。若有人世情，暫來祓塵羈。

他說：『右與望廬山詩，皆學謝「赤石帆海」，【按謝靈運有游赤石進帆海一詩。】光陰往來，神光離合，五言上乘也。』我們看了他這兩首詩及其自述，就可以知道他的五言詩學謝，而且是如何的自負了。他的七言歌行自述係學李東川，【李頎】他以爲李東川在唐詩人中實兼諸家之長而無其短。他極恭維李東川的雜興詩『沈沈牛渚磯』一首。他說：『李東川雜興詩，歌行之極軌也。其餘名篇了然易見，唯此不易知也。余生平數四擬之，唯回馬嶺柏樹

歌稍似。』

回馬嶺柏樹歌

秦山兮巃嵸，下宜柏兮上宜松。松是仙人家，柏作神鬼宮。秦皇昔日無仙才，欲攀松樹窮蓬萊。飄風驟雨不能下，獨立徘徊一松下。後來封禪凡幾君，時君無德況羣臣！霍家都尉死山頂，漢武忽忽旋玉輪。自此羣臣陪法駕，行到松前盡回馬。南看十里柏陰陰，肅肅泠泠無妄心。乘輿去後此陰在，士女時來聽玉琴。我昔南行趁陽道，參天翠柏如雲埽。株株自詡棟梁材，千年妄向荒山老。豈知此山百萬株，雲間各有神明扶。八十七君巖與巖，明堂梁棟皆丘墟。從臣同來見此柏，亦言名字垂金石。當時解笑秦漢君，今日幾人如李霍。龍藏鱗見幾人殊，大聖栖栖非小儒。潁水牽牛渭投釣，阿衡負鼎樹懷珠。社櫟十圍欺匠石，卞珪三刖困泥塗。日暮長風送歸客，且從松子訪盈廬。

這是他的七言歌行最得意之作。陳衍評他的詩說：『湘綺五言古沈酣於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止，惟其莫能辨，不必其爲湘綺之詩矣！……蓋其墨守古法，

不隨時代風氣爲轉移，雖明之前後七子無以過之也。』錢萼孫評說：『王湘綺如三代法物，或疑贋鼎。』胡適就直說他的詩是『假古董』，甚至說他的獨行謠，銅官行一類的詩，有些不通。我也曾說過：『他的詩極端摹倣古人，幾乎沒有我在。他幾幾乎要跳出他所生活的時代空氣以外。他的詩大半是複製的六朝詩。』這些批評固然不能說是全不恰當，但是總不如他自己所見的來得確切。他說：

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情，雖仍詩名，其用異矣。故余嘗以漢後至今，詩即樂也，亦足感人動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諫爲本，專爲人作；今以託興爲本，乃爲己作。史遷論詩，以爲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爲，即漢後詩矣。詩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馳騁放肆，雕飾更無論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無所感則無詩，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則不成詩。生今之世，習今之俗，自非學道有得，超然塵壒，焉能發而中，感而神哉。就其近以求之，觀古人所以入微，吾心之所契合，優游涵泳，積久有會，則詩乃可言也。其功似苦，其效至樂。究而論之，如屠龍刻棘，無所用之。人生百年，幸有可樂。殊不必勞心於至著，運神於無用。故余之論，未嘗勸學詩，

誠見其難也。然余生平志趣學問皆由詩入，則天性所近，工夫自然，初亦不料其通於大道，有如是效驗也。孔子稱夔不習於禮，則神於樂者尚有不達，斯古人之異與！學詩當徧觀古人之詩，唯今人詩不可觀；今人詩莫工於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離湊摹倣中，愈無主也。總之：非積三四十年不能盡知古人之工拙。以三四年之工力，治經學道必有成，因道通詩，詩自工矣。若性好文采，樂於吟咏，則由詩悟入，亦自捷徑，而非可強求也。〔王志論文答陳深之〕

他對於詩的見解略具於此。他以爲學詩當徧看古人的詩，不可看今人的詩，更不可看他的詩；怕人家看了他的詩，徒得其離湊摹倣，中愈無主。『今人詩莫工於余』，眞祇有他纔可以這般自負！自己說『離湊摹倣』，他眞有自知之明！『余詩不可觀』，這是他對於跟着他學詩的低能兒下的一個最嚴重的警告！

繼承滿清中興以來詩國的正統，而仍想握著這個時期詩界的權威的，就是所謂『同光體』。什麼叫做『同光體』？陳衍說：『丙戌〔一八八六〕在都門，蘇堪告余，有嘉興沈子培

者，能爲同光體。同光體者，余與蘇堪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其實這種不專宗盛唐的風氣，乃是遠從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一班人以來專宗盛唐，不讀大曆【唐代宗年號，七六六—】以後書的反響。固然在那時候已經就有鍾惺譚元春一班人對於二李何王之流大加掊擊，說是：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別倡所謂『公安體』，『竟陵體。』可是他們的批評雖足服人，而自己的創作不滿人意。清初的詩人仍然多主不分唐宋之說。王士禎的古詩選，便兼選宋元諸大家的詩。後來姚鼐的今詩選乃繼古詩選而作 雖然自謂漁洋有漁洋之意，吾有吾之意，但兼選宋詩，用意正同他說：『東坡天才有不可思議處，其七律祇用夢得香山格調，其好處豈劉白所能望哉？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兀傲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啟性靈。』推崇宋人蘇黃之詩，眞是已够，已够。曾國藩作古文，說是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他論詩亦極推崇蘇黃，比於李杜，未嘗不是受着姚鼐的影響。王闓運曾說：『太傅【指曾國藩】喜效韓退之，開衍遂爲黃魯直。』陳衍也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曾國藩自己也說：『自僕宗涪翁，時流頗忻嚮。』——不錯，和曾國藩同時的著名詩人，如鄭珍

魏源，何紹基莫友芝之流都喜歡宋詩。這種宗尚宋詩的風氣，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宋詩運動』。近三四十年來，所謂：『同光體』，或所謂：『江西詩派』，便是繼續這個運動的產物。

我們要評述同光體，須得先看一看這一般人自己的議論，主張。雖說『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當局者未必自己全然看得明白，但有時主觀的自白，乃是客觀的批評不可少的根據。因此我就先述陳衍的論詩。

陳衍字叔伊，一字石遺。福建侯官人。光緒壬午舉人。宣統時官學部主事。著有石遺室詩附續集四册，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元詩紀事四十卷，近代詩鈔二十四卷，詩學概論一卷。【未見】其他石遺室叢書多種。他是近三十年裏頭一個最重要的詩評家。他所說這幾十年來詩界的流別已如前述。現在且看他對於滿清一代所謂『詩教』的觀感。他說：『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愨，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韻，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

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風」諸章句耳。文懋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雨無正何人斯以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遽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勿刪。故孔子又曰：「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故言非一端已也。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郞爲杜爲韓爲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爲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面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別其爲若人之言也。夫文簡文愍生際承平，宜其詩之爲正風正雅，顧其才力爲正風則有餘，爲正雅則不足。文端文正時，喪亂云膴，迄於今變故相尋而未有屆，其去小雅廢而詩亡也不遠矣！」再看他論唐宋詩的異同及其關係。他曾和沈曾植論詩：「……余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合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斡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書不讀，有日蹙國百里而已。」他於詩旣主不分唐

宋之說，所以對於貌爲漢魏六朝盛唐的復古派頗加譏彈。於並世享盛名的王闓運也有微詞。倒於掊擊復古派的竟陵體並不十分菲薄，於鍾惺譚元春無甚惡評，一翻錢謙益朱彝尊以來的舊說。他以爲：『竟陵之詩窮於邊幅則有之，而冷雋可觀，非摹擬剽竊者可比。』『鍾譚好處在可醫庸俗之病。』他說：『近日號稱能詩者多半效鍾譚。』這時詩界的風氣也就可以想見了。

他說：『作詩文要有眞實懷抱，眞實道理，眞實本領，非靠著一二靈活虛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間，便自詡能事也。今人作詩知甚囂塵上之不可娛獨坐，百年萬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厭矣。於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戰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態，凡坐覺，微聞，稍從，暫覺，稍喜，聊從，政須，漸覺，微抱，潛從，終憐，猶及，行看，盡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無可著筆者。非謂此數字之不可用，有實在理想，實在景物，自然無故不常犯筆端耳。』他又曾告沈曾植說：『君博極羣書，治史學，西北輿地，旁究佛理。余亦喜治考据之學，除佛理余不下斷語外，其實皆爲人作計，無與己事。作詩倘是自己意思，自家言說。』他雖不曾把詩說做最高藝術，但他以爲作詩要有眞實懷抱，眞實道理，眞實本領，又

以爲祇有詩是自己意思，自家言說；其他學問皆爲人作計，無與己事；他把詩的價值看得最高最大。王闓運於詩重在『雜湊摹倣，』雖然一面說其功假苦，其效至樂，卻一面說如屠龍刻棘，無所用之；人生百年，幸可有樂，殊不必勞心於至苦，運神於無用；這是他們兩人對於詩的觀點不同，也就是舊派當中兩派不同的所在。

滿清亡國以後，舊日官僚名士多自託遺老，吟詩見志。陳衍論遺班詩人亦有特見。他說：『自前清革命，而舊日之官僚伏處不出者，頓添許多詩料。黍離麥秀荊棘銅駝義熙甲子之類，搖筆即來，滿紙皆是。其實此皆羌無故實，用典難於恰切。前清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故宗廟宮室未爲禾黍也。都城未有戰事，銅駝未嘗在荊棘中也。義熙之號雖改，而未有稱王稱帝之劉寄奴也。舊帝后未有瀛國公謝道清也。出處去就，聽人自便，無文文山謝疊山之事也。……今日世界，亂離爲公共之戚，興廢乃一家之言。』這也是老人中很不錯的見解。可惜一般自命爲遺老的人，不會懂得這種道理！

陳衍雖是重要的詩評家，卻不一定算是重要的詩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同光體詩人乃是陳三立鄭孝胥。

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光緒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著有散原精舍詩。他的父親爲陳寶箴，戊戌時做湖南巡撫。他曾幫助他的父親參與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絕意政治，抑塞磊落之氣往往發之於詩。所以鄭孝胥詩說：「噫嘻戊戌人，撫心未忘哀。」今舉他的幾首詩爲例。

黃公度京卿由海南入境廬寄書並附近詩感賦

天荒地變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萬里書疑隨雁鶩，幾年夢欲飽蛟鼉。孤吟自媚空階夜，殘淚猶翻大海波。誰信鐘聲隔人境，還分新月封嚴阿。

傷鄒沅颿

沅颿汝豈佯狂死，腰腹槃槃此世無。增寫圖經萌國學，自澆酒醆避塵汙。小兒徽艍等爲伍，大俠朱家欲共呼。後世重編獨行傳，應憐一往落江湖。

短歌寄楊叔玖時楊爲江西巡撫令入紅十字會觀日俄戰局

海涎千斛蛟龍語，血浴日月迷處所。吁嗟手執觀戰旗，紅十字會乃蕊汝！天帝燒擲坤輿圖，黃人白人烹一盂。臂騎腥雲但自呼：而忘兩國中立乎？歸來歸來好頭顱！

除夕被酒奮筆寫所感

紀年三十日已除，兒童鵝鴨相喧呼。高燭照筵雜羹餅，被酒突兀增長吁。國家大事識一二，今夕何夕能追摹。西南寇盜累歐載，出沒蹂躪驕負嵎。東盡黃河北嶺徼，鯨鯢搏噬豺虎趨。雌雄彼此迄未決，發難郡縣頻見屠。舉烏萬會盆騶戎，陰陽開闔方齟齬。當今事勢豈不睞，奈何餘氣同屍居。自頃五載號變法，鹵莽竊剽滋矯誣。中外拱手徇故事，朝暮三四紿衆狙。任蔫作柱亦已矣！僵桃代李胡爲乎？宏綱鉅目那嘗省，限權立憲共揶揄。何況疲癃塞鈞軸，囁嚅淟涊別有圖。剜肉補瘡利眉睫，舉國顚倒從嬉娛。公然白日受賄賂，韓愈所憤尤區區！吾屬爲虜任公等，神明之胄嗟淪胥！極念禹域數萬里，久擲身命憑鞭驅。朋興衆說有由致，欲掃歧異歸夷塗。士民覆幕出至痛，地方自治營前模。事急卽無萬一效，終揭此義闢羣愚。歲時胸臆結壘塊，今我不吐誠非夫。聞者愼勿嗤醉語，點滴淚血瀠衣襦。

這當然是散原精舍詩裏的好詩。鄭孝胥說他：「越世高談，自開戶牖。源雖出於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未可列之西江社裏，」大約係指此等詩而言。不過我以

爲他的詩倒是江西詩派的嫡傳。他作詩惡俗惡熟，不肯作一習見語，頗有矯揉造作之處。這固然正如曾國藩所說：『造意追無垠，琢辭辦倔强，伸文揉作縮，直氣摧爲枉，』這正是江西詩派的特色。相傳有一段這樣的笑話，他作了一首詩：

九日從抱冰宮保至洪山寶通寺餞送梁節庵兵備

嘯歌亭館登臨地，今日都成隔世尋。半壑松篁藏梵籟，十年心迹比秋陰。飄鬚自冷山川氣，傷足寧爲却曲吟。作健逢辰領元老，下窺城郭萬鴉沈。

張之洞看了，不解第七句，疑元老不宜見領於人。其實他們這派詩險怪僻澀的地方，何止這裏一句一字？鄭孝胥雖然說過『安能抹青紅，搔首而弄姿，』又說：『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可是學這派詩的人，每每過的是填難字的酸生活！所以張之洞對於這派詩，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甚至駡爲『江西魔派！』

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淸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

這是他過蕪湖弔袁漚簃的詩。袁漚簃卽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官至太常寺卿，因諫阻義和團事變被殺，追謚忠節，著有漸西村舍集。他是張之洞的門人。他的詩冷澀生

硬，例如偶句—

日鑄半甌南畝汲，
風漪八尺北窗涼。
神禹久思窮亥步，
孔融眞遣案丁零。
大千人爲物之盜，【自注：爲，母猴也。故讀實字。】
十二辰蟲如是觀。

此種詩眞是走入魔道！『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追尋禍首，當然不會忘記江西派的初祖黃庭堅。所以張之洞摩圍閣詩云：

黃詩多槎牙，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鯁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行荊棘。
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坦蕩殊雕飾。枉受黨人禍，無通但有塞。
差幸身後昌，德壽摹妙墨。

張之洞自己作詩原來是要典雅的，但他看到江西詩派的走入魔道，他便不得不倡『清

切」之說了！

反對張之洞詩主清切之說的有鄭孝胥。

鄭孝胥字蘇戡，一作蘇龕，號太夷，福建閩縣人，光緒壬午解元，官至湖南布政使著有海藏樓詩集。有人說他的詩可比精思健筆的元遺山。他和陳三立齊名。他作散原精舍詩集序，闢詩主清切之說。但他後來看到學江西派的後生走入魔道，就覺得他的那種議論誤了後生。而且他在海藏樓雜詩的一首裏，拿淺語易解，不填難字，恭維（不如說是「諷」）陳三立了。今舉他的幾首詩爲例。

題晚翠軒詩

稱詩有高學，云以澀爲貴。子豈眞可人，所詣邈爾邃！詩懷文字前，未得殆難會。即論句法秘，大事匪狡獪。初如啖橄欖，枯中說滋味。終乃啖枇杷，甘平宜渴肺。子詩實早就，流宕可毋畏！試廻刻意功，一極才與思。向來謬見推，淺語不予贅。何當摹千文，爲君題晚翠。

以澀爲貴，林旭的晚翠軒詩如此，海藏樓詩何獨不然？『平生作詩多苦語，』他嘗以此自白呀！

杜陵畫像

杜陵一生百不就，至死不爲天所祜。誰知歷刼行人間，造物安能如汝壽。詩者一人之私言，或配經史垂乾坤。丈夫不朽當自致，假手功名何足論。

『詩者一人之私言，』這正如陳衍所云：『詩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再舉一首：

世已亂身將老長歌當哭莫知我哀

駐顏卻老竟無方，被髮纓冠亦太狂！歸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對茫茫。孤雲萬族身安託？落日扁舟世可忘。從此湖山換兵柄，肯教部曲識勤王？

他們五十自壽句云：『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他在晚淸士大夫中比較是一個頭腦淸醒的人。他主張變法立憲，別創一個舊史所無之新世界，結果未見成功，他的晚年生活祇合『長歌當哭』了！

此外還有須得提及的兩個詩人，——易順鼎，樊增祥。他們兩人和袁昶稱爲南皮〔張之洞〕三弟子。但他們的作風和袁昶不同，也和陳三立鄭孝胥諸人的刻苦吟詠兩樣。他們的長處在才氣奔逸，他們的短處也就在賣弄他們的天才。

樊增祥字嘉父，號雲門，又號樊山，亦號天琴，湖北恩施人，光緒丁丑進士，官至江南布政使，著有樊山全集。他的詩七律最多，居全集十分之七八。最好次韻疊韻，有疊到三四十次的。會用典，會對仗，可說一時無兩。陳衍嘗替他作摘句圖，刊於近代詩鈔，說是可作饋貧之糧！其實做詩而至於僅僅在典故對仗上用工夫，想要因難見巧，這種技巧的可貴，也不過像能夠由錢孔倒油，像能夠用一個桃核刻東坡遊赤壁一樣。現在且看他的論詩。

賦詩〔和王梅溪居武林小詩十一首之二〕

秋實春華迥不同，夷言掃盡漢唐風。龍頭總屬歐洲去，且置詩人五等中。

這首詩他有自注，說是『向來考據家薄詞章家，道學家薄考據家，經濟家又薄道學；自西學盛，而中國之經濟又無用；遞推之而詩人居五等矣！』這是一個舊派詩人，對於外來學術輸入，感到一種壓迫的憤慨。再看他——

論詩二首限講絳二韻戲柬同座諸公

收書入腹中，如錢投於缿。積書不能用，如舟膠於港。腹藁未落紙，如珠孕於蚌。塵牘不涵人，如蛻脫於項。琢句求華妙，如田費耡耩。壺持綠茗栝，坐聽樊生講。詩中有秘色，如畫有淺絳。詩中有玉聲，如水有石淙。氣蒸紫白雲，聯截青紅虹。長風渡滄海，短兵接隘巷。鮮明雲錦舒，清越霜鐘撞。世人不解讀，驚怪天書降。

余論詩專取清新以爲近作者雖多，於詩道閫未講也賦此示載傳年詒

句律原參造化工，兩間光景信無窮，若無鐘鼓黿何味？爲有梅花月不同。略取蜀薑生辣意，定須越紙熟槌功。今當萬事求新日，故紙陳言要掃空。

所謂詩之一物，在他看來，不過如此！他常自詡他的艷體詩，人家所以恭維他的亦在此。我以爲他的代表作品，似乎當推投戈集，西京倡酬集。但是庚子那樣的事變，本來是驚天動地的事，容易成爲驚心動魄之作。何況拏他所成就的，去比較同時黃遵憲的紀亂諸作，誰足以代表那個時代的詩人的收穫，還待論定呢？

和樊增祥齊名的爲易順鼎。

易氏字實甫，又字中實，自號哭庵，湖南龍陽【今改漢壽】人。光緒己亥舉人，官至廣西江右道。他生於一八五八，死於一九二〇。他和寧鄉程頌萬，湘鄉曾廣鈞，被稱爲湖南三詩人。他的詩集名目繁多，和樊增祥一樣，幾乎足跡所到，一地一集。陳衍稱他的詩：『屢變其面目，爲大小謝，爲長慶體，爲皮陸，爲李賀，爲盧仝，而風流自賞近於溫李者居多。雖放言自恣，不免爲世所訾謷，要亦未易才也。』他幼有神童之譽，長有才子之稱。可是他的詩並不能充分地表現他才情的狂熱，他所自鳴得意的，乃在他的『冷趣』。

秋懷詩【祇錄一首】

吾詩耽冷趣，白日常冥搜。下筆幽想來，奔赴萬古愁。竹屋一燈青，夜寒唫未休。
有時不自主，身被精靈收。無人大荒外，雙影貪清遊。借殘窓際濤，吹我胸中秋。
吟成似初悟，顧影疑浮漚。萬山煙雨深，獨立西天頭。

他的詩確有許多能表現他所說的『冷趣』『幽想』。長詩太長了，祇好引短詩。

舟中望雪短歌

微霰江山飄，林霏已先結。森然見諸峯，不辨雲與雪。遙看峯缺處，高鳥明還滅。

三峽一萬山，寒光無斷絕。

再舉他更短的兩首小詩。

天童山中月夜獨坐

青山無一塵，青天無一雲；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

此時聞松聲，此時聞鐘聲，此時聞澗聲，此時聞蟲聲。

這雖不算是什麼好詩，但他卻朝這個方向走去，未嘗不可以成個『冥想詩人』。無如他到了晚年與樊增祥一班人旅居北京，顛倒歌場酒肆，常常做所謂『捧角詩』。他少壯時期的狂熱竟壓不住了，乘老年精神的衰憊不能自制，乃衝決而出，淫蕩的『捧角詩』，便成了他晚年生活上最重要的紀錄。這也許是他晚年的一種悲哀！

以上略述舊派詩已畢。

三　詩界的流別及其共同傾向（下）

這裏所謂新派舊派，本無截然的界限。其實詩須是詩，派無分於新舊。而且他們詩的外形都是因襲的，絕少創體，不好分出什麼新舊來。何況你方以為新的，轉瞬又已成了舊的呢。不過為了敍述便利起見，姑且假定略已感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或時代潮流的刺激，漸能運用舊格律鎔鑄新材料的為新派；〔其中如黃遵憲已自命為新派。〕又把能夠運用舊格律翻譯西洋詩的也附於新派。

中國自經甲午之役，一敗塗地，真是創鉅痛深，令人痛定思痛！滿清政府受了這樣一個空前的刺激，漸漸有點兒醒覺，政治上纔有了一點變法圖強的動機。同時一般少年識時之士，受了這樣一個嚴重的時代教訓，思想上也就起了不少的變化。於是有的上書談政治了，有的譯書講西學了，有的辦報談時務了，真是盛極一時。這時候文學上也因感受這種時代思

潮的震盪漸漸而有新的傾向。散文方面發生談時務的『新文體』了，同時韻文方面，以當時所謂『新學』爲內容的『新派詩』，也就於這個時期萌芽。

林紓的閩中新樂府五十首，如破藍衫，村先生，興女學，百忍堂，棠梨花之類，已經是他於甲午以後住在福州日與友人談時務所得新見解的新詩歌了，最值得我們注意的，當然還是譚嗣同夏曾佑一班人所倡的『詩界革命』。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著有莽蒼齋詩集及仁學。因戊戌政變被殺，爲『戊戌六君子』之一。〔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後來藩寧陳迺乾輯有譚瀏陽全集八卷印行。

譚嗣同曾把他的甲午以前所作詩叫做『舊學』，從此以後，另做所謂『新學』的詩。例如——

金陵聽說法一首

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靈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令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庵摩羅果掌中論。

梁啟超云：『略私德即 *Caset*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巴力門即 *Parl-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又云：『復生自憙其新學之詩。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遠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復生亦綦嗜之。』〔飲冰室詩話〕

夏穗卿即夏曾佑，浙江杭州人。他在甲午以後，喜歡和譚嗣同嚴復梁啟超一班人談新學，談周秦諸子學。他們都很受了他的思想上的影響。所以梁啟超說：『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亡友夏穗卿先生〕不過他生性消極，不想熱烘烘地走政治的路，也不肯冷清清地閉門著書，到了晚年，竟因貧病交迫，縱酒而死。〔？——一九二四〕他的詩絕少流傳。

贈梁任公

壬辰在京師，廣座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洎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

春騎醉鶯花，秋燈狎圖史。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鄉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祇此足歡喜。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吾子尙青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子爲泰否。

詩中所說『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雙手，陽烏爲之死，』據梁啟超說：『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也即基督教經典裏的撒但。陽烏即太陽，日中有烏，是相傳的神話。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我們吵到沒有得吵的時候，便算問題解決，我們主觀上認爲已經打倒了。』再看夏氏的幾首絕句：

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鑒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

六龍冉冉帝之旁，三統芒芒軌正長。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號文王。

這都是些不可解的怪話，也就是他們當時所講的『新學』，祇有他們自己纔懂得。梁啟超說：『我們當時認爲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

後要不得，予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語，不能讀外國書，祇好爭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

他們的新學，是他們的新詩料。他們不徒想在政治上謀革新，還要鬧着「詩界革命」，怎能不叫當日那些守舊黨嫉忌他們的野心，驚駭他們的大膽？他們這類新詩料，在舊派文人看來，自然既不如自然界風雲月露的空靈，又不如詩騷爾雅裏草木蟲魚的典雅，更不比社會間忠孝節義的有關名教——它的好處，就是新奇，不腐臭，不庸濫——本來他們這種運動，是對於腐臭庸濫的詩界而生的一種反動。祇因這種詩不過塡入幾個生硬的新名詞，略具一點幼稚的新理想，取材既然狹隘，人家又不容易懂得，他們的詩界革命運動自己停頓下來了。但是我們要了解他們是生在外來學術輸入中國不過一點半滴的時候，盡其最善之力，祇能做到如此。同時我們還得佩服他們革新的精神，向新詩大陸探險的精神！

最初的詩界革命，不過用新的外來的典故代替舊的固有的典故，好像徒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的革命一樣，自然不澈底，自然要失敗。但是當時的詩界革命運動卻已另尋一條出路。從事詩界革命的，卻已另有其人。當時梁啟超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新名詞為革命，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又云：『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飲冰室詩話】

黃公度名遵憲，廣東嘉應州【今改梅縣】人。【近代詩鈔作南海人】生於一八四八，死於一九〇五。以拔貢生中式光緒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曾充駐日使館參贊，新嘉坡舊金山總領事等外交官。又曾任湖南按察使，參與戊戌湖南新政。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日本雜事詩兩卷，日本國志四十卷。他幾乎以戊戌黨人得禍。他的己亥雜詩八十九首是他放歸以後所作。有許多首是很好的內生活的寫照。有幾首是關於戊戌政變自述的。

三詔嚴催倍道馳，霸朝一集感恩知。病中泣讀維新詔，深恨鋒車就召遲。

【自注：戊戌二月，上命樞臣進日本國志，繼再索一部。奉使日本，由上特簡，立詔敦促，有無論

存抵何處，著張之洞陳寶箴傳令撤程迅速來京之諭。然余以久病，未能遵就也道。】

冷月殘霜照一燈，柝鈴風送響騰騰。案頭英蕩門前戟，豈有雞豚覆厚冰？

【自注：到滬，病益甚，乃乞歸，已奉旨允。或奏稱康梁俱匿余處，蓋因其藏日本使館而誤傳也。有旨兩江總督查看。上海道蔡鈞，張大其事，派兵圍守。然余之所居，本上海道公所；且當時康已在香港矣。】

覺寫梅邊生祭祠，亦歌塞外送行詩。候人鵠立門如海，浪語風聞百不知。

【自注：圍守之兵，擎槍環立，如設重圍，外人不知所犯何事，疑爲大獄。險語驚人，徧海內外。知交探問，隔絕不通。然卽問及，余亦不知也。八月廿六夜，乃得旨放歸。】

憐君膽小累君驚，抄蔓何曾到友生。終識絕交非惡意，爲曾代押黨碑名。

【自注：八月廿五日得一紙，曰口與汝絕交。然已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爲往金陵，謁南皮制府，欲開强學會，什力爲週旋。是時余未識康，會中十六人有余名，卽口所代簽也。又聞口與康至交，所贈詩有南陽臥龍之語。及康罪發，乃取文悌參劾之摺鏤刊布市，蓋亦出於無奈也。編按口或疑指梁鼎芬。】

臘餘忽夢大同時，酒醒衾寒自歎衰。與我周旋最親我，關門還讀自家詩。

夢想大同，莫能實現，祇有關門讀自家的詩，我們可以想見這個詩人在政治上失望的悲哀！他的詩可分爲兩個時期。從初作詩起，中經甲午以至戊戌，是爲第一期。這個時期的詩，大抵蹈厲風發，慨慷激越，是壯志熱情的歌唱。所反映的生活，是少年讀書學道，中年經歷世事，討論國聞，閱覽國內外名山大川，及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從戊戌政變以後，中經庚子以至晚年，是爲第二期。這個時期的詩，大抵憂時感事，悲憤抑鬱，時時流露晚節生活的感傷情調。所反映的生活，是放廢以後，絕望幽居，種菜讀詩的生活。

我們要評述他的詩，最好先看他自己怎樣的自述。他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所以他想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他的理想詩境，是——

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

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

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

一曰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

他的詩料，是——

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品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

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

他的詩格，是——

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

以上是他自述作詩的方法和旨趣。〔據人境廬詩草自序，未刊稿，曾載學衡。〕我們不妨就拏這個作標準來看他的詩。第一，看他是否不避方言俗諺。

雜感〔五首之二〕

少小誦詩書，開卷動齟齬。古文與今言，曠若設疆圉。竟如置重譯，象胥通蠻語。

父師遞流傳，慣習忘其故。我生千載後，語言雜傖楚。今日六經在，筆削出鄒魯。

欲讀古人書，須識古語古。唐宋諸大儒，紛紛作箋注，每將後人心，探索到三五。
性天古所無，器物目未睹。妄言足欺人，數典旣忘祖。燕相說郢書，越人戴章甫。
多歧道益亡，舉燭乃筆誤。

他說古今言文隔絕的弊病如此。這還是從讀書方面著想。所以他在另一首便從文學方面著想，提出不避流俗語的主張。便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斑爛。』他的詩裏有許多眞是明白如話，有時還幾乎全採俗歌。

·山歌九首·

土俗好爲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採其能筆於書者得數首。

自煮蓮羹切藕絲，待郎歸來慰郎飢。爲貪別處雙雙箸，祇怕心中忘卻匙。
人人要結後生緣，儂祇今生結目前。一十二時不離別，郎行郎坐總隨肩。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毛人知。因爲分梨更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催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東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雞。
鄰家帶得書信歸，書中何字儂不知？待儂親口問渠去，問他比儂誰瘦肥。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著心中祇說郎。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頭儂自憐。記得初來同食乳，同在阿婆懷裏眠。
自剪青絲打作條，親手送郎將紙包。如果郎心止不住，看儂結髮不開交。
第一香櫞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夫容五棗子，送郎都要得郎憐。

這是他不避方言俗諺的好例。可惜他不能完全貫徹這種主張。

第二，看他用的詩料是否新詩料——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今舉他一首古題新意的詩爲例。

今別離

別腸轉如輪，一刻已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
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並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
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
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否？
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已極，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
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况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
祇有斑斑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
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相聞，使我容顏悴。
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剪中衣，是妾親手縫。
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
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
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
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
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
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舉頭望明月，明月方入扉。

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
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祇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
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當 陳三立讀了這篇詩，推為千年絕作。梁啟超傳布了這篇詩，便說：「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這當然太恭維他了 現在胡適卻說這首詩實在平常的很，淺薄的很，似乎又太刻了。我以為這種古題新意的詩，好像舊罏裝新酒，倘能保存新味，還不失為佳品。其他如海行雜感，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錫蘭島臥佛之類，都有一點新意思。固然這種新意思在現在看來，實在平常，淺薄，但是我們也該知道那時國內的思想界，所有的新思想也實在幼稚淺薄得很呀。

第三，看他是否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作詩。他的番客篇，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類的長篇敘事詩，都是用這種方法的成功作品。可惜太長了，不好作例。其他許多紀述時事的詩都屬此種，不勝枚舉。

第四，看他是否用舊格律而不為舊格律所束縛。

酬曾重伯編修

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風雅不亡由善作，道豐之後益矜奇。

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群龍見首時。手擷芙蓉策虯駟，出門惘惘更尋誰？

這勉強可以說是合於他自己說的『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其他如都踊歌，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送女弟，連上面作例的今別離，這一類的詩，也很可以說是合於他自己說的『取離騷樂府之神而不襲其貌。』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和都踊歌都是他的集子裏最好的詩，一則太長了不好作例；一則是人家都引用的例，故不鈔。他的詩雖是馳騁於舊格律之中而不失其為我之詩，可惜仍未能跳去舊格律之外另成新格。

第五，看他是否復古人比興之體。如果我們要拏賦比興三個原則來論他的詩，你總會覺得他的賦體為多，很少比興之作。這是自然的，他遭遇國家多難的時候，傷時感事之作要多，好像杜叟的沈吟天寶，陸九的發憤興元一樣。從前有人說杜詩是詩史，實在我們也可以如此說黃遵憲的詩。陳衍嘗以為他的詩多紀時事，惜其自注不詳，閱者未能盡悉，替他作過兩千多字的詩注載入詩話，其實他的詩須注釋當日時事的還很多。本來晚清時代，如甲午戊

戊庚子諸役，以及其間內政外交民生國計，都是無數悲哀的慷慨的好詩料。人境廬詩許多是掇拾這種詩料最重要的部分，注入自己的思想情感的坩堝而成。可以說人境廬詩是那個慘痛時代政治社會的反映，也就可以說它足以代表那個時代的詩人最豐富最偉大的收穫。人境廬詩的真價值在此。何必他求？

與黃遵憲詩名略相當的，有康有爲。陳衍說：『自古詩人足跡所至，往往窮荒絕域，山川因而生色。更千百年成爲勝蹟，表著不衰。嘉州以岑，秦隴以杜，夜郎以李以王，【昌齡】柳永以柳，瓊儋以蘇，然皆未至稗海瀛海而遙也。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來，持英簜與敦槃者不絕於道。而能以詩名者，惟黃公度。其關於外邦名蹟之作，頗爲夥頤。而南海康長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餘年，更多可傳之作。』康有爲原名祖詒，字長素。【或說：彼著長髯，自號長素，即比素王爲長，取賢於孔丘之義。】號更生。廣東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他生在孫文前，死在其後。【一九二七】他在近三十年中國的重要，固然在他的政治運動，但論他的文學，也有不可磨滅的價值。現在且論他的詩。他著有南海先生詩集十三卷。前四卷由其門人

梁啟超手寫影印。梁啟超曾論他的詩：『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光宣詩壇點將錄鄒廬論他的詩：『今詩人尚意境者宗黃陳，主神韻者師大歷；鍊幽鑿險，則韓孟啟其宗風；范水模山，則謝柳標其高格。其能脫然入乎古人出乎古人者，則南海康有為也。南海平生學術，不以詩鳴，徒以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偶事歌詠，直有扶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已也。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惟南海足以當之矣。』錢萼孫則云：『康更生如黃河赴海，泥沙俱下。』我則以為他的詩可分為兩個時期。他早歲五遊京邑，七次上書，這個時期的詩頗覺豪健，是所謂愛國志士的詩。

愛國短歌行

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為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涼。以花為國絲為裳。百品雜陳飫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披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逮。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裔入貢懷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獨尊主人

位。

今爲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衆民霸國資。偏舉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遠處學藝與汽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遊天池。舞破大地黃龍旗。

還有一篇很長的愛國歌。這雖算不得什麼好詩，但很可以代表當時一種嶄新的向上的士氣。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文學界的一點活氣。總之：他的延香老屋詩集卷一，汗漫舫詩集卷二，萬木草堂詩集卷三，大都是這種新嫩的慷慨愛國之作。我們可以在這裏窺見他那種志士的狂熱，讀書人的高調，政治家的野心。明夷閣詩集以下，是他避禍憂憤之作。他出國以後眞如孔聖人一般，『丘也東西南北人』，『至於是邦，必聞其政』這個時期的詩，大都是紀遊寫憂，夾述一點他所知道的列邦政教風俗。他的詩集自序說：

……吾實好讀詩，而學在擇理。既不離人性，又好事，不能離肝嘔肺，以爲詩人。然性好遊，嗜山水，愛風竹，船唇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爲學，則餘事爲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遺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託爲詠謳。莫拔抑塞磊落之懷，日行連犿奇偉之境。臨睨舊鄉，遠回故國。閱刼已夥，世

變日非。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嚙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攜首，遊子何之？落日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於詩。情在於斯，噫氣難已。奔亡無定，散失彌多。門人梁啟超請收拾叢殘，發願手寫。搜篋與之，尙存千餘篇。亡人何求？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詠歎淫佚，窮者達情，勞者歌事，小雅國風之所不廢也。後之誦其詩，論其事者，其亦無罪耶？

這是他自述作詩的生活。再看他怎樣的論詩：

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一代才人孰繡絲？萬千作者億千詩。吟風弄月各自得，覆醬燒薪空爾悲。正始如聞本風雅，麗葩無那祖騷詞，漢唐格律周人意，悱惻雄奇亦可思。

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深山大澤龍蛇遠，瀛海九州雲物驚。四聖崆峒迷大道，萬靈風雨集明廷。華嚴帝網重重現，廣樂鈞天竊竊聽。

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飛騰勢作風雲起，奇變見猶神鬼驚。掃除近代新詩話，惝恍諸天聞樂聲。茲事混茫與微妙，咸八千載妙音生。

這是他對於詩的見解。我以爲他的詩尙未能脫去舊詩的矩矱，另製他的所謂『新聲』。但他畢竟是環遊過世界的人，他的見聞廣而情志闊，故造詣較同時一班舊派的詩要高。

梁啟超文名滿天下，卻不曾以詩鳴於時。可是他很好談詩，也很有些新見解。著有飲冰室詩話，及所作詩詞，編入飲冰室全集。【乙丑重編本】他說：『余向不能爲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然作之甚艱辛，往往爲近體律絕一二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故間有得一二句頗自憙而不能終篇者，非志行薄弱，不能貫徹初終也。以爲吾之爲此，本爲陶寫吾心，若強而苦之，則又何取？故不爲也。』【飲冰室詩話】他於古詩人中最佩服陸游。

讀陸放翁集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　集中什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歎老嗟卑卻未曾』，轉因貧病氣崚嶒。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

【自注：首句用放翁句。】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遼海塵。恨煞南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

『愛國尚武』，這是當時的一種思潮。——其實梁啟超他自己也未嘗不想做一個愛國詩人。

自厲二首

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爲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恨無餘地，報國惟憂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悴校羣兒？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攜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還有比這兩首更好的詩。

舉國皆吾敵

舉國皆吾敵，吾能勿悲？吾雖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辭。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衆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衆敵。闡哲理指爲非聖道

兮，倡民權曰肆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

君不見蘇革拉底瘐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生覺天下？以此發心度衆生，得大無畏兮自在遊行。渺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羣盲。一役戰能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裏，寸心炯炯何所攖！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復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他這種詩，用騷賦樂府格調，而能伸縮自由。是熱腸孤憤人語，可說慷慨豪壯。陳衍汪國垣都稱他的遊臺之作，我也最愛他的臺灣竹枝詞。他在新派詩人中頗有別創新體的傾向。祇因他不肯向這方面努力，所以他的成就止此。不過他已經算是這個時期最能用詩『陶寫吾心』的了。

還有嚴復和梁啟超一樣地不以詩名，可是他那薄薄的一部瘉壄堂詩集裏面，也很有些好詩。如哭林晚翠，贈熊季廉，侯生行，疇人，三月三日遊萬生園，書示子璿四十韻諸作，都很有些新意思，非他莫能辦此。這些詩太長了，不好作例，祇好引幾首短詩。

人才

人才覊靮能言日，世事蟠蝂脫殼時。如此風潮行未得，老夫掩淚看殘碁。

歐戰感賦

三年西宇戰天驕，海上金銀氣盡銷。【自注：祇以英計，每日費金錢殆五百萬鎊，今則六七百萬鎊矣。】入水狙攻號潛艇，陵雲作鬬有飛軺。壕長地脈應傷斷，礟震山根合動搖，見說殤亡過十萬，不堪人種日蕭條！

他還有何關五赴歐觀戰歸出其紀念册索題爲口號五絕句，也是評歐戰的，很有些見解，因爲他自己注釋的太長，無法又看不十分懂，所以祇好不引了。再引一首七律於此。

日來意興都盡今日涉想所至率然書之（三首錄一）

鎮日閑行鎮日思，吾生誰遣著斯時？千般作想古皆有，一味逃名我自癡。世界總歸強食弱，羣生無奈渴兼飢！茫然欲挽羲和鬭，旋轉何年是了期？

他原來是上過萬言書的，何嘗不想積極用世？可是他後來的詩總常常流露他的厭世思想。他是有意無意地在唱他自己的挽歌的，「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他在新派詩人中，算是最悲觀的，最頹廢的了。

以下就要說到翻譯西洋詩的幾個人。

先說馬君武。他著有馬君武詩稿，共有詩一百三十一首，譯詩占三十八首。自序云：「……此寥寥短篇斷無文學界存在之價值。惟十年以前，君武於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固有微力焉，以作個人之紀念而已。」他所鼓吹，所標榜的，這是他作詩的宗旨。倘然

他肯以其雄豪深摯之筆，表現他這種主張，未嘗不可以自開一派。但他終不肯以詩人自居，故所成就的如此微末。嚴復好以天演學說入文，他就好以天演學說入詩；嚴復翻譯西洋哲學，他就翻譯一點西洋詩。他譯有拜輪 (*Lord Byron*) 哀希臘歌十六首，貴推 (*Goethe*) 阿明海岸哭女詩八首，米麗客三首，虎特 (*Thomas Hood*) 縫衣歌十一首。除縫衣歌用五言古風體外，餘皆用七言歌行體。縫衣歌後有劉復傳東華譯。哀希臘有蘇曼殊譯，用五言古風體。又有胡適譯，用離騷體。胡氏說：『……頗嫌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訛則失真，晦則不達，均非善譯者也。……』所以他把這首詩重譯了。

次說蘇曼殊，曼殊俗名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先世爲日本人。祖父忠郎，父宗郎，不知其姓。母河合氏，生玄瑛於江戶。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子無靠，有廣東人香山蘇某經商日本，因往相依。年十一，假父蘇某卒。年十二，入廣州長壽寺爲僧，法名博經，號曼殊，生於一八八四　死於一九一八。柳亞子爲編曼殊全集印行。

我常以爲近代有兩個詩僧，都是天分絕高，不甚讀書，卻會做詩的。其一爲敬安上

人，字寄鷗．卽世所稱八指頭陀，俗姓黃，湖南湘潭人。其一卽曼殊上人。寄禪很見重於王闓運鄭孝胥一班人，曼殊就很見稱道於現今文學界。

曼殊所譯詩，有拜輪（*Lord Byron*）的贊大海，（*The Ocean*），去國行，（*My native Land-Good night!*）、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答美人贈束髮𣰽帶詩，（*To a Lady*）星耶峰耶俱無生。*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ntains?*）彭斯（*Robert Burns*）的熲熲赤牆靡（*A Red Red Rose*）豪易特（*William Howitt*）的去燕。（*Departue of the Swallow*）師梨（*P. B. Shelley*）的冬日。（*A Song*）瞿德（*J. W. Von Goethe*）的題沙恭達羅。（*Sakontala* 。陀露哆 *Tora Dutt*）的樂苑（*Aprimeval Eden*）。

曼殊譯拜輪詩，自許：『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又他的與高天梅書云：『……衲常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莎士比　彌爾敦，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祇可與杜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文人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衲均未經目，林氏說部，衲亦無暇觀之。惟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

少時曾讀其元文，故售誦之，甚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不諳英文，可罷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按指辜鴻銘】癡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學，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衲謂凡治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眞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在這裏我們可以略略知道他欣賞西洋詩歌的興趣，和他對於翻譯西洋文學的見解。

曼殊自言『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恫。』他把這種悲苦發之於浪漫生活，發之於小說，也發之於詩

題拜輪集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

他的拜輪詩選自序云：『善哉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咏；謀人家國，功虧不

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他與拜輪雖說異地異時，而其心情上容有共鳴之處。拜輪有去國之愛，他又何嘗沒有去國之愛 但他畢竟愛中國，他曾作嗚呼廣東人一文。痛罵廣東人中的洋奴；他眞不愧做一個愛中國的中國人呀！

再次，就要說到最近李思純的法蘭西詩選譯——仙河集。【一九二五，附印於學衡四十七期】這個小小的集子裏共譯詩六十九首，代表法國自中古時代以及現存的詩人二十四人。每一詩人都由譯者略述其人格作風及生卒年月。又於每首之前，彷詩經小序體作一短句說明詩意。他有一篇自序，說明他選擇的動機，譯名的由來，譯詩的方式，外附例言十一則，都很重要。他說『近人譯詩有三式。一曰馬君武式。以格律謹嚴之近體譯之。如馬氏譯囂俄詩曰，「此是青年紅葉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是也。二曰蘇玄瑛式。以格律較疏之古體譯之。如蘇氏所爲文學因緣漢英三昧集是也。三曰胡適式。則以白話直譯，盡弛格律是也。余於三式皆無成見爭辯是非。特斯集所譯悉遵蘇玄瑛式者：蓋以馬式過重漢文格律，而輕視歐文辭義；胡式過重歐文辭義，而輕視漢文格律；惟蘇式譯詩，格律較疏，則原作之辭義皆達，五七

成體，則漢詩之形貌不失，然斯固偏見所及，未敢云當。」又說：「抑譯者尤有深意。則思藉此編以示譯詩之範則。凡歐詩之不能翻譯，與勉強繙譯之必無結果，其理甚明瞭，特吾輩不能因此遂棄擲之。蓋吾輩雖不能得最良之方法譯之，而可以較良之方法譯之。所謂較良之方法者，卽譯者須求所以兩全兼顧。一方面不能拋棄原義，而縱筆自作漢詩；一方面復不能拘牽墨守，以拙劣之方法行之，如法語所謂之逐字譯，(*Mot à Mot*)使譯文割裂，不成句讀。故矯此兩失，實為譯詩者之應有責任。斯集所譯之形式，卽譯者對於今日繙譯歐詩一事，心目中認為較合於理之形式。……」這是他自述譯詩所用的方法。現在看他譯的詩。

拉芳丹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拉芳丹以寓言詩卓立千古。其詩以瑣瑣之事物，寓人生深微之至理，言簡而意永。於法國古詩中別開生面。……

老獅 *Le Lion devenu Vieux*

衰飛鄰之英雄也。

獅子山林之雄。年老而失其威。回思舊日偉烈。掩淚不勝淒悲。苦見凌於臣僕。彼弱而衆乃強。既爲馬所踶蹴。復爲狼所齒傷。牛亦以角觸之。羣相陵踐而騎。此獅瘦弱疲苦。但能大聲怒號。無奈委身任運。不敢更有怨辭。坐視蹇揣之驢。自其洞口奔馳。獅子失聲長歎。『嗚呼此景誰堪。吾意得死爲樂。此景較死尤難。』

狐狸與雕像 *Le Renard et le Buste*

諷世之所謂偉人也。

世間多數偉人。實如假面登場。其貌固亦岸然。僅供流俗稱揚。疲驢不善判別。妖狐則洞燭之。視彼魁碩之態。不過矯飾所爲。適有偉人造像。半身雕鏤甚精。頭顱中空外偉。其大倍於常人。妖狐詳細諦視。不覺太息而言。『此頭之狀至美。惜無腦髓存焉。』

嗚呼論及此點。世之偉人皆然。

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ire* (1821 - 1867)

波德萊爾爲哥體野之弟子。十九世紀法蘭西詩界之一異軍。所謂頹廢派(*Décadence*)象徵派(*Symbolism*)之中堅也。生平感受其師哥體野氏之藝術思想。又能深刻觀察歐洲近代物質繁富罪惡充盈之大城生活。遂成惡之花詩集。崇拜醜厲。歌頌罪惡。描寫獸性。刻畫汙穢。使人讀之。若感麻醉。若中狂疾。蓋純爲近代巴黎生活之寫眞。故凡萊恩氏評之曰。「腦爲烟毒所薰。血爲酒精所沸。」足爲惡之花一集之確切評語。

凶犯之酒 *Le Vin de L'assassin*〔凶人心理之解剖也。〕

妻死吾自由。盡量飲不恤。當吾醉歸無一錢。彼呼使我腦髓裂。

吾今樂當爲國王。空氣淸冽天色美。當吾婚戀時。其景亦如此。

腸渴裂吾喉。急需飲爲先。墓中不讓能飲否。此則不敢爲預言。

吾將擲彼於井中。盡推井欄石壓之。吾能爲此否。吾忘不自知。

溫柔發銘誓。安能解此危。吾儕安能復和好。儼如酩酊歡樂時。

吾懇彼赴約。黑夜大道旁。可憐此豸覺如約。吾儕二人皆愚狂。

彼雖勞且疲。其貌尙嬌美。吾狂愛。不能堪。故吾告曰「汝當死。」
醉人之羣中。誰識吾所爲。彼豈知吾黑夜時。曾殺一人而殮之。
彼誠惡婦難戕生。其身堅似鐵鑄成。無冬復無夏。彼安知愛情。
黑色媚術求生悲。大聲喊救何爲哉。毒瓶與眼淚。白骨之鳴哀。
今夕自由而寂靜。吾拚醉死斷餘氣。無悔亦無懼。安然睡於地。
吾睡如臥犬。車輪重千斤。滿載瓦石及泥土。其力儘足了吾生。
絕碎吾之頭。吾身兩半截。上帝魔鬼及耶穌。吾終輕視罵不聲。

都德 *A phonse Dandet* (1540-1897)

都德以小說名於十九世紀。詩亦美麗淸澈。雖十九世紀中自然主義盛行。刻畫殘酷。而都德之詩與小說獨多描寫天眞柔美之事。其純美之態。淸柔之音。短簡之體格。使人讀之心醉。

乳嬰 *Aux Petits enfants*〔寫柔美之事實也。〕

初生之嬰孩。小鼻小口臑。小唇半閉中。人皆顫慄。何柔何白。何嬌紅。

初生之嬰孩。錫汝福命佳。襁褓汝臥時。小鵝雛鳥。上帝扁保。安琪兒。
汝巨目澄鮮。匿彼素帛間。有笑亦有啼。汝之一切。無不美悅。愛之。
汝當嬌啼時。輕吻撫惜之。秀白小鶯兒。汝何恩命。亦何幸運。能如斯。
擬枕汝睡酣。夢中微笑間。有人傍汝言，低聲撫慰：「孺雛安睡。余未眠。」
此乃仙使聲，睡睡汝勿驚。雪翅覆汝眠。仙使之翼。撫慰不息。護守嚴。
初生之嬰孩。汝自天國來。弱線纏汝軀。此線金色。繫汝魂魄。無垢污。
汝在人家中。如花園圃紅。如星明碧空。如彼雨露。點滴斜注。蘆葦叢。
汝福尚有餘。銀星遜汝妍。鮮花遜汝鮮。吾儕吁慨。汝皆具備。雪翅間。

我不懂法文，不能檢視原作。但看這種譯詩雖用文言，卻已另成一種體格；雖在中國人詩裏，總會令人覺得生疏；不像馬君武蘇曼殊所譯，總覺得太像中國詩，似乎這是他譯詩的一種創格。（但從另一方面說，譯文還是塞澀無味。）究竟這種譯法是否如他自己所說的較良之方法，可以做譯詩之範則？究竟他譯的詩是否做到曾樸所說譯詩的五個任務？〔一，理解要確；二，音節要合；三，神韻要得；四，體裁要稱；五，字眼要切。〕倒是一個值得翻譯界大家討論的問

題。

以上略述新派詩已畢。

現在我想憑着個人鳥瞰這個時期詩界的所得，指出他們一種共同的傾向。每個人的詩，都自有其特點，就是各有個性一點可以爲粗略的說明。不過同是生活在一個時代的空氣裏，當然有共呼吸共痛癢的地方。由這種共同的地方出發而產生的文學，產生的詩，找出其間共同的精神，共同的傾向，自是可能的事。

中國最近三十年，——自甲午以來，國民的生活上，真是起了一種亘古未有的激變，破壞了幾千年來固有的生活之秩序。這個可以從三方面觀察：第一，社會的方面，就是政治上的變化。自經甲午一戰，知道徒然有兵器兵船兵操的改變，不改變政治法律的組織，中國是不能自存的。於是而有戊戌維新運動，而有要求立憲運動，而有辛亥革命的爆發，釀成今日社會上全盤混亂不安的局面，爲歷史上所未有。第二，物質的方面。就是直接關於我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的生活狀態。這個時期中國的農業經濟受了西洋工業經濟侵略的壓迫而生

動搖了。向來的手工業家庭工業因受西洋機器工業工廠工業的壓迫而要被產了。帝國主義列強同時對中國加緊的壓榨，中國便變成了他們的次殖民地。民間日常生活的所需，小至一針一線，一根火柴，都是洋貨。眼中所見的鐵道輪船電線飛機，那一樣不是外來的新奇的事物？第三，精神的方面，就是宗教道德科學文藝種種。自從西洋的學術思想隨着他們的物質文明之後來到中國，中國的舊思想，舊信仰，漸漸都生動搖了。最初王闓運葉德輝之流都以爲『西人工商而已，無所謂學。』後來漸漸承認西人也有所謂學了，不過叫它做『西學』，以別於『中學』。什麼上帝耶穌的宗教，什麼聲光化電的科學，什麼民權自由的學說，什麼物競天擇的學說，什麼歌德囂俄小仲馬迭更司的文學，總之種種西學，使中國固有的思想信仰於相形之下而生動搖了。第一第二兩方面屬於外部生活，第三方面屬於內部生活，——精神生活。這個時期舊的生活之全部，已經十分顯現動搖，人人對於舊生活感覺一種朦朧的不安，感覺疲頓，感覺厭倦，於是生活上乃有新的要求。外部生活的種種物事，都是日趨新奇的了；同時關於內部生活的思想文學，也有求新的傾向。我所要說的這個時期詩界的共同傾向，正是這種求新的傾向。不過這種傾向祇是時代雰圍氣上的表示，並不曾確立了一種時代

的目標。

再就詩的本身的歷史上觀察：舊體詩似乎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限度，不能再一直向前的發展了，須得另求新的發展。因為自元明以來，未嘗沒有幾個富有天才的詩人，但他們的詩，所具的形式和音節，總逃不出漢魏六朝和唐宋人的範圍，儘管逃來逃去，還祇在這個範圍內兜圈子。本來中國的詩，自三百篇漢魏六朝以至唐人，各種形式很完備了。這種形式未嘗不好，但用得太久太熟了，規律也就愈密愈嚴；一面因其久與熟的緣故，就變成濫調，漸失其感人的力量；一面因愈密愈嚴的關係，不能任意馳騁，為天才的作家所厭倦，而且老用這種形式來表現，則所可借此以表現的情感，似乎都為前人表現盡了，不能有新的表現，也不足以動人。於是旁逸斜出的天才，不甘為這種形式所束縛，祇好避開這種韻文的形式，挐性旁逸斜出地別為詞曲，兩宋元明的詩餘，雜劇，傳奇的發達　此。但是做詩的仍要做詩，詩的形式祇好仍用傳統的形式。這是幾百年來詩人無可如何之事！所以到了晚清時候，略與歐美日本文學接觸，詩人得了一點新的刺激，就有新的要求了。詩界革命運動正是應這個要求而發生的。梁啟超說：『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鸚鵡名士」

【余嘗戲名詞章家爲「鸚鵡名士」，自覺過於尖刻。】占盡矣。雖有佳意佳句，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最可恨也。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方已盡，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惟此時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尙且未輸入中國，况於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侖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夏威夷遊記】這是他在一八九八年作的文章，已經是三十年了。在目前看來，或覺平常淺薄得很，但在當時，我們就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見。而且在他這一段話，已經揭出三十年來所謂新派詩人求新的一種傾向了。

王闓運的憶昔行與胡吉士論詩說：『五十年來事事新，吟成詩句定驚人。』這話何嘗

不是？可惜他自己的詩句驚人之處，不在事事新，而在字字古！不過他也道破了這個時期詩界求新的傾向。樊增祥論詩說：『今當萬事求新日，故紙陳言要掃空。』可惜他的求新，他的掃除故紙陳言，不過換一幾個生僻的典故！黃遵憲給曾廣鈞的詩說：『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風雅不亡由善作，道豐之後益矜奇。』他的新派詩也在矜其新奇。康有為論詩說：『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又說：『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飛騰勢作風起雲，奇變見猶神鬼驚。』他頗有跳出舊詩範圍，另造『新聲』的宏願。總之：這個時期的詩界，無論新派舊派，都有求新的傾向，求新是他們一種共同的傾向。似乎他們都以為『不新和不好，是同樣的意思。』

不過舊派所求的新，或如王闓運章炳麟的字字古雅；或如陳三立的惡俗惡熟，不肯作一習見語，——江西詩派的『古體必詰詘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或如樊增祥的不肯用眼前習用的故實，在典故上求清新，這都是關於『字面問題』，岔到岐路上去了！最初新派如譚嗣同夏曾佑諸人的新學詩，好用新舊約上的典故，填砌新名詞，也祇是注重『字面』，並不能別開生面，所以他們的詩亦革命失敗了。到了黃遵憲，他

標舉的理想的詩境．詩料，詩格，似已感覺詩的外形內容都有須得革新之處，於是乃有他和康有爲梁啟超諸人以新事物新意境爲內容的新派詩。他如馬君武蘇曼殊諸人之譯西洋詩，何嘗不是一種好新好奇的表現？至於馬君武所說的『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這似乎可以說是當時新派詩人共同的一種心聲，也就可以說是他們代表著被壓迫的中國民族不甘屈服的一種喊听，如果我們讀過了黃遵憲康有爲梁啟超蘇曼殊諸人的詩，總會感覺得到的。這是新派所以異於舊派的一種地方。求新的傾向是共同的，一派走向歧路，結果要走到絕路；一派似乎有可以走上大路的趨勢。但這條路究竟是不是將來學詩的人人必由的大路？這條大路的前途究竟是不是光明坦蕩？還有待於繼續走這條路線的人出作證明。不過我們有必須知道的，便是：這一詩派的發生，是隨著『立憲運動』而起的一種運動。現在的社會背景已和從前兩樣了，白話詩運動已經代替所謂新派詩運動而興。左翼詩壇的建立，亦已奠基於十年以來的白話詩運動之上。我想拿這個消息奉告給劉大白〔他雖然十分堅決地反對鬼話文，但在一九二九年的當代詩文創刊號上，仍載有他的鬼話詩。〕李思純二胡〔胡先驌，胡懷琛。〕二吳〔吳宓，吳芳吉。〕一流詩人的，該不至有敗諸位的雅興罷。

四　古文的演變與新文體的發生(上)

三十年來的詩界，雖然很受著姚鼐曾國藩揚倡宋詩的影響，但總不如同時期的古文界受著他們的影響更大更深。儘管你說這三四十年是古文的演變最快最大的一個時期，但在這種演變之中，愈可以看出他們的影響之大。因此我們不能不略略從他們說起。

姚鼐為桐城三君子之一，或稱桐城派三祖之一。何謂桐城派？曾國藩說：『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而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歐陽生文集序。)何謂桐城三君子？陸繼輅說：『我朝自方望溪氏別裁諸偽體，一傳為劉海峰，再傳為姚姬傳。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七家文鈔序)

曾國藩做古文，起初亦由桐城派入手。他雖然說過『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復吳南屏書〕但他當時實在和姚鼐的弟子梅曾亮同在北京以古文著名，人家稱梅曾。又姚永樸說：『吾永樸先考慕庭府君嘗言吾鄉戴存莊孝廉入都，曾文正詢古文法，存莊以惜抱軒尺牘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文學研究法，工夫篇〕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他和桐城派的關係。所以他作聖哲畫像記，列姚鼐為古來聖哲之一；並說，『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可是曾國藩的造詣，實較姚氏為高。他的門下高第弟子又較姚氏弟子更多，更有名望。所以有人另稱他們為『湘鄉派』。黎庶昌說：『……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塗，挈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蔽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續古文辭類纂序〕李詳說：『文正之文雖由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專

宗退之　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複字單誼，雜則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爲一派，可名爲「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至父汝綸，黎蒓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論桐城派】我們讀此，可以知道湘鄉派和桐城派的淵源關係。陽湖派出於桐城派，力矯桐城派氣體的纖弱；湘鄉派出　桐城派，力矯桐城派規模的狹小。惟以湘鄉派後出，中興了桐城派，更發揚而光大之，替桐城派爭得不朽的光榮。而且湘鄉派在最近幾十年古文界的勢力最大。我們要評述這三十年來的古文，就不得不首先提及他們了。

曾國藩死於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李元度死於一八八七，【光緒十三年】郭嵩燾死於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張裕釗薛福成死於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接着黎庶昌死於一八九七。【光緒二十三年】桐城派——湘鄉派古文家最後的大師自然要推吳汝綸了。

吳汝綸死於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他在同時諸古文家中，比較思想最新，造詣最高。他在最近三十年古文界的影響最大。他說：『吳刻古文辭類纂，元版已燬，近欲集貲付

印。曾文正公一生佩服惜抱先生，於其自作之文尚有趨向乖異之處，獨於此書則五體投地，屢見於書札日記家書中。中國斯文未喪，必自此書；以自漢至今，名人傑作盡在其中，不惟好文者寶貴是書，雖始學之士亦當治此書　後日西學盛行，六經不必盡讀，此書決不能廢。』【答姚慕庭書】又說：『古文辭類纂一書，二千年高文略具於此，以為六經後之第一書：此後必應改習西學，中學浩如煙海之書行當廢去，獨留此書，可令周孔遺文綿延不絕。』【答嚴幾道書】又說：『中國書籍猥雜，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日力奪去大半，益無暇瀏覽向時無足輕重之書。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用之書，當與六藝並傳不朽也。若中學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時曾太傅言，六經外有七書，能通其一，即為成學。七者兼通，則間氣所鍾，不數數見也。七書者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鑑也。某於七書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書，其一姚公此書，餘一則曾公十八家詩鈔也。但此諸書，必高材秀傑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塗轍。獨姚選古文，即西學堂中亦不能棄去不習，不習則中學絕矣！世人乃欲編造俚書以便初學，此廢棄中學之漸，某所私憂而大恐者也！』【答嚴幾道書】答姚書作於一八九八，答嚴書均作於一八九九，吳氏真是三十

年前的新人物！他提倡西學，他提倡譯書，他提倡辦學堂，他提倡留學外國。他以爲此後西學流行，六經不必盡讀，中學浩如烟海之書都當廢去，在三十年前有這種見解，敢說這種話，眞不易得！但他卻不肯去棄古文，他以爲六經可以不讀，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爲學堂必用之書。他雖然也贊成言文一致，（答日本某君書）還曾替王照宣傳「簡字」，可是又怕人家編造俚文以教初學，因此而廢棄了古文。他自以爲得桐城派的嫡傳，一直到老到死，深以不得桐城派替人爲恨，果然，他死了，桐城派也就可算完了！

這個時期桐城派所以不振的原因，據我推測，其本身的原因有二。第一，桐城派變成了所謂古文家的空招牌。自從桐城派的光燄照耀一世，古文家大都以桐城派相標榜。不求實際，徒慕虛名，結果反爲桐城派之累。所以王先謙說：「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乃謂吾文派別焉耳！」（續古文辭類纂序）下焉者固以附驥尾爲光榮；上焉者乃以續狗尾爲恥辱。無怪乎最初吳敏樹就不肯居桐城派之名，後來王先謙吳曾祺李詳一班人就不得不力闢宗派之說了！第二，所謂古文義

法變成了古文的空架子。『義法』二字出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公之獲麟，約其文辭，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方苞剌取義法二字以論古文。他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必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書史記貨殖傳後】又說：『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評沈椒園文】又說：『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受之，則直如涕唾之令人穢矣。』【答程夔州書】後來又有人把義法二字從經書中取得注脚，以爲：『書畢命曰：辭尚體要，——要卽義也，體卽法也。詩正月曰：有倫有脊，——脊卽義也，倫卽法也。禮記表記曰：情欲信，辭欲巧，——信卽義也，巧卽法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卽義也，文卽法也。』【文學研究法綱領篇】古文家的所謂義法原來如此！錢大昕譏訕方苞實在不懂得古文義法。以爲方氏所謂義法，不過世俗選本之

未嘗博觀而求其法。因此痛罵方氏不讀書。【潛研堂文集與友人書】說得未免過火。但後來學古文的人就眞正不讀書，眞正不懂古文義法！儘管他們大吹大擂的口講義法，其實他們所講求的，至多只是法，不是義；祇是言有序，不是言有物；祇是形式上的體製修辭，不是實質上的思想意義；結果祇講求得一點形式上的空架子。所以陳衍雖說：『人不必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爲是文者，紓回積縮，務使詞盡意不盡，以至詞意俱不盡，可不謂謹嚴有守者之所爲歟？』【送桐城姚叔節序】林紓卻說：『嗚乎！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信而不惑者，立格樹表，俾學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攣而痿於盛年。其尙恢富者，則又矜多務博，舍意境，廢義法，其去古乃愈遠。』【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李詳也說：『世之爲古文者，……僅知姬傳爲昔之大師，又習人人所指明，遂依以自固。句櫛字剽，於其承接轉換也邪與矣哉焉諸助字，若墳匡格，不敢稍溢一語，謂之謹守桐城義法。而於姬傳所云誼理攷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則又舛焉背馳。』【論桐城派】綜觀他們的議論，我們可以知道桐城派末流所謹守的義法是什麼東西了。林紓所說的大老立格樹表，學者望表赴格，似乎即是李詳說的墳匡格。陳衍所說的紓回積縮，詞意不盡，換句話說，便是掉弄虛機。他如吳汝綸所傳的

湘鄉家法——『古文四象』，亦祇是玄虛的法象。這都是完全偏於法的一方面，即形式方面；而忽略了義的一方面，即實質方面。所以教人徒然學了一點關於體製格律等等的空架子，很少具有學術思想的實內容。像這樣的古文，眞可以說是『桐城謬種』！

平心論之：桐城派的文章，『清淡簡樸』，『屏棄六朝駢麗之習』，『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這是他們的長處。但到了末流，祇抱著『宗派』的空招牌，守著『義法』的空架子。既不多讀古書，擷取古人的精華；又不隨時代而進步，從活潑的時代取得活潑的眞理；所以祇能做出內容空疏，形式拘束，全無生氣的文字來。固然最初姚鼐就說過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後來曾國藩又益以經世有用之學。但一般文人大抵不肯讀書，也不識時務。梅曾亮雖然說過：『文章之事莫大於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至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不同者矣　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之同以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文亦已陳矣！』【答朱丹木書】

但吳敏樹卻說：『稱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 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與楊性農書】林紓也說：『古於文者，必先古其心與誼。』【贈姚君慰序】一般古文家不僅作文要學古人說話，要說得像古人，便連自身也要變成古人，做個活著的古人，這豈不是笑話？又，曾國藩似曾看到桐城派的經典——古文辭類纂，取材太狹，末流會到空疏淺陋，故另編經史百家雜鈔。他的門人黎庶昌亦別爲續古文辭類纂，意在擴大姚選的範圍，以補姚選之不及。後來吳曾祺編纂的涵芬樓古今文鈔，又更擴大了，更繁富了。【張相編纂的古今文綜，也很選得精審。】但選本所選，終究有限。這類選本既出，後來學古文的人有了捷徑可走，誰也不肯多費氣力讀書，和留心時代了。何況新鮮活潑的時代已經不是『死文學』所能表現的呢！

這個時期也有兩個重要的古文家。但他們的重要，不在他們自己創作的文章，在他們運用古文翻譯西洋近世思想的書，或西洋近世文學的書，他們替古文延長了二三十年的運命。這兩個人，一爲林紓，一爲嚴復。以前翻譯西洋文字，大都不出宗教格致軍事一類的範

圖。自嚴復纔開始翻譯西洋近世思想的書，自林紓纔開始翻譯西洋近世文學的書。

嚴復字幾道，又字幼陵，福建侯官人。生於一八五三，（咸豐三年）死於一九二一。（民國十年）享年六十九歲。比林紓遲生一年，早死三年。初入沈寶楨所設之船政學堂。於一八七八年派赴英國，入海軍學校，肄習戰術礮台諸學。他最擅長數學，又治倫理學，天演學，兼治社會法律經濟諸學。歸國後，初任海軍學堂教習。甲午召對，上萬言書。不用。歷海軍副將同知道員諸職。宣統元年設海軍部，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又授海軍一等參謀官。民國初，為北京大學校長，歷充顧問參政及約法會議議員。後被列名籌安會，為六君子之一。他的一生經歷大概如此。

他譯的書共有九種。一，赫胥黎（T. Henry Huxley）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s Essays）二，穆勒（John Stuartmill）自由論。（On Liberty）後又改名羣己權界論。三，穆勒（John Stuart mill）名學。（System of Logics）四，斯賓塞爾（H. Spencer）羣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五，斯密亞丹（A. Smith）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六，孟

德斯鳩 (*C. D. S. montesquieu*) 法意。(*Spirit of Law*) 七，甄克斯 (*E. Jenks*) 社會通詮。(*History of Politics*) 八，耶芳斯 (*W. S. Jevons*) 名學淺說。(*Logics*) 九，衞西琴 (*Dr. Alford Westharp*) 中國教育議。【參看賀麟嚴復的翻譯，東方雜志二十二卷二十一號】

胡適說：『嚴復譯的書。有幾種——天演論，羣己權界論，羣學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學的價值，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上也該佔一個很高的地位。』又說：『他對於譯書的用心與鄭重眞可做我們的模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不錯，嚴復譯書眞用心，眞鄭重，甚至『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他的譯文，也眞是很淵雅的古文。今舉天演論第一段爲例。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 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景，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凱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陂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删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

海，旁午交扇，無時或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強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遺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併，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他這種譯文最爲當時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激賞，以爲『駿駿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天演論序】『蓋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鴻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答嚴幾道書】所以他老先生要『手錄副本，秘之枕中，』說是『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爲喻！』不過當時也還有人覺得他這種文體不流暢銳達的。說是『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況此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爲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爲賢者諱矣！』【新民叢報介紹新著原富】這種批評自是合理的。但他自己

卻有一種辯解。他說：『繙譯文體，其在中國誠有異於古所云者矣，佛氏之書是已。然必先爲之律令名義，而後可以喻人。設今之譯人未爲律令名義，闇然循西文之法而爲之，讀其書者乃悉解乎？殆不能矣。若徒爲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覩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與新民叢報記者論所譯原富書】他的譯書原祇爲少數多讀古書的老先生閱讀，雖深一點，也自無妨。而且在當日要灌輸一班老先生一點西洋近世思想，也就祇好用古雅的文章來譯，並且還得附會一點中國古書裏的老道理上去，叫他們看得起譯本，因而看得起西學。所以吳汝綸說：『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瀹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爲今西書之流入中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於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知之瀹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天演論序】在他自己也說：『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

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為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天演論譯者自序】我們可以想見當時一班老先生對於西學的態度。他卻肯譯幾種西洋思想的書，想叫一班老先生改變頑舊自大，不求長進的思想，知道怎樣『討論國聞，審敵自鏡，』這還算是他的宏願，也就是他的卓識。

以下接論林紓的翻譯西洋文學。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別號冷紅生。福建閩縣人。生於一八五二，死於一九二四。光緒壬午舉人。曾充京師大學堂文學教習。生平著述甚多。散文則有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詩歌則有閩中新樂府，畏廬詩存。傳奇則有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三種，筆記則有技擊餘聞，畏廬瑣記，畏廬漫錄，等種。【自作小說別論】

他的翻譯，從巴黎茶花女遺事起，到最後止，共一百五十六種。出版的有一百三十二種。散見於小說月報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有十種。原稿存於商務印書館未付印的有十四種。

在此一百五十六種中，英國作家的作品最多，共有九十三種。其次法國，共有二十五種。再次爲美國，共有十九種。再次爲俄國，共有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亦各有一二種。還有不曾明註何國何人所著的，共有五種。這五種之中，情鐵石麟移月記二種由中華書局出版，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及滑鐵廬戰血餘腥記二書由文明書局出版，黑奴籲天錄不知由何處出版，其他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就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論，較著名者有莎士比亞，(*Shakespeare*) 地孚，(*Defoe*) 斐魯丁，(*Fielding*) 史委夫特，(*Swift*) 却而斯蘭，(*Charles Lamb*) 史的芬生，(*L. Stevenson*) 狄更司，(*Charles Dickens*) 史各德，(*Scott*) 哈葛德，(*Haggard*) 科南道爾 (*Conan Doyle*) 安東尼賀迫，(*Anthony Hope*) 【以上爲英】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史拖洛夫人，(*Mdm Stowl*) 【以上爲美】預勾 (*V. Hugo*) 大仲馬 (*Alexander Dumas*) 小仲馬，(*Alexander Dumas, fil*) 巴魯薩，(*Balzac*) 【以上爲法】以及伊索，(*Aesop*) 【希臘】易卜生，(*Ibsen*) 【挪威】威司，(*Wyss*) 【瑞士】西萬提司，(*Cervantes*) 【西班牙】托爾斯泰，(*L. Tolstoy*) 【俄】德富健次郎。【日本】在這些作家中，

其作品經林氏譯得最多者為哈葛德，共有迦茵小傳，鬼山狼俠傳，紅礁畫槳錄，烟火馬等二十種。其次為科南道爾，共有歇洛克奇案開場，電影樓臺，蛇女士傳，黑太子南征錄等七種。再次托爾斯泰有六種，為現身說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 人鬼關頭，(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 恨縷情絲，羅刹因果錄，社會聲影錄，【以上三種為短篇小說】及情幻。小仲馬，有五種，為巴黎茶花女遺事 (Le Dame Aux Cam elias) 鸚鵡緣，香鉤情眼，血華鴛鴦枕，伊羅埋心記　狄更司有五種，為賊史，(Oliver Twist) 冰雪因緣，(Dombey and Son) 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 孝女耐兒傳，(Old Curiosity Shops) 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 再次莎士比亞有四種，為凱徹遺事，(Julius Caesar) 雷差得紀，(RichardII) 亨利第四紀，(HengVI) 亨利第六遺事。(HengVI) 史各德有三種，為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 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 劍底鴛鴦。(The Betrothed) 華盛頓歐文有三種，為拊掌錄 (Sketch Book) 旅行述異，大食故宮餘載。大仲馬有二種，為玉樓花劫，(Le Chevatier De maison Rogue) 蟹蓮郡主傳。(Comtess de Charney) 其他僅有一種的，如伊索為寓言，易卜生

為梅孽，(*Ghosts*) 威司為鷗巢記，(*The Swiss Family*) 西萬提司為魔俠傳 (*Don quizote*) 地孚為魯濱遜飄流記 (*Robimon Crusoe*) 斐魯丁為洞冥記，史委夫特為海外軒渠錄，(*Gulliver,sTravels*) 史的芬生為新天方夜譚，(*New Arabian Nights*) 卻爾斯蘭為吟邊燕語，(*Tale from Shakepeare*) 安東尼賀迫為西奴林娜小傳，史拖洛夫人為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 預勾為雙雄氣死錄，(*Ninety-three*) 巴魯薩為哀吹錄，【係短篇小說集】德富健次郎為不如歸。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爾與哈葛德之外，其他大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這個統計係根據鄭振鐸林琴南先生一文，見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十一號。】

在他的這些譯品中很得人家稱許的，為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狄更司的塊肉餘生述，冰雪因緣，賊史，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史各德的撒克遜刼後英雄略，西萬提司的魔俠傳，地孚的魯濱遜飄流記 歐文的附掌錄等各書。其中又以巴黎茶花女遺事最早出，最享盛名，鼓起他翻譯小說的興致。本來那個翻譯本，文筆哀艷深摯，很覺動人。今引一段於此。係寫亞猛自述與馬克雙棲巴黎郊外鮑止坪的生活

馬克自是以後，竟弗談公爵，一舉一動均若防余億其舊日狂蕩之態，力自洗滌以對

余者。情好日深，交游盡息。言語漸形莊重，用度歸於撙節。時時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邊林下，意態蕭閑。人豈知爲十餘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絕代出塵之馬克耶？嗟夫！情濃分短，余此時身享艷福，如在夢中。兩月以後，余二人足跡不至巴黎，巴黎遊客亦無至者。唯配唐色與于斯里著巴二人時時見顧。時長夏鬱蒸，林木純碧。余與馬克臨窗眺矚，覺二人情絲兩兩交糾，飛在林梢草際，微微游漾。此余生平所未享之艷情，亦馬克病中所不經之香福。飯餘無事，馬克輒握余所贈漫郎攝實戈小說，讀之不去手。然而猶時時得公爵書，馬克未開封，即以授余。余讀公爵書，辭氣悽惋，防馬克心動，輒折毀之，不欲以苦馬克也。公爵見久無回書，自是亦不復至。余自思人生受一美婦人之憐，凡景物時光，若有縮而促之者，瞥然卽過。當局竟不自覺。究之男子不知情愛，此心殊泛泛無宅，在宇宙中似一奇零之人，殊覺寡味；而尤不願散爲走失，旁及他物，須將情款團聚一處，以溢注此美人之身，始情遂而意適。故余頭腦中滿裝一馬克之外，並不許更有盛滿之物與馬克爭余腦中位置。覺既愛此人，每日必有所懷心之事常至余前，逐日變易，撫

一霄間，斯亦怪矣。余與馬克每值月明，輒依林陰而坐；夜氣沖融和悅，若將余二人鎔成一片者。向曉，濃深濃睡未寤，偶爲晞鳥驚覺，疑余身上之情傾吐不了，幻爲汪洋巨浸，合馬克深沉其中，偶出口鼻以受天氣，旋復墮溺水底，不可復出者。一日，馬克偶坐，若有淚容，余怪之。馬克曰：『亞猛，爾我二人情愛似非尋常。然余偶爾後顧，輒用悲涼。何者？人情不常 我愛亞猛，亞猛知之已審。設一日亞猛念余舊污，忽爾拂袖而去，又將如何？然吾領略雙棲滋味已久，心便安之，萬不能更攬新歡，斷我舊愛。』余曰：『誓之，永不負馬克也。』

胡適說。『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敍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敍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在林紓自己也頗以這個譯本自負。但他似乎還免不了一點頭巾氣。他在譯本上署名冷紅生。你看他的冷紅生傳：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踧踖匿隅。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

追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坐客皆謝舊暱。謝亦自以為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偶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為詭僻不可近。生聞而長嘆曰：『吾非反情為仇也。顧吾褊狹善妒，有所狎，至死不易忘，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悽婉有情致。嘗自讀而歎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為仇也耶？』

這篇短短的傳記，寫他自己的一生性情，似乎可以算得一種坦率的自白。他是一個多情的人，他不肯見之於行動，乃發之於文章，很熱情地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洪罕女郎傳，紅礁畫槳錄一類的小說。冷紅生傳，洪罕女郎傳序，都是他翻譯這類小說的心情的寫照。我們要懂得他這種心情，纔可以讀他這類的小說。他雖頗有幾分頭巾氣，卻肯翻譯這種東西，還敢訕笑『假道學』。他說：『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寧拘攣曲踞其身，盡日作禮

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廡之冷肉蕩漾於前也。』〔橡湖仙影序〕這是他比一般迂腐的老夫子究竟要高明的地方，也就是他能賞鑑西洋小說的原因之一。

他不懂西文，譯書全靠懂西文的人口譯。他譯得很快，『耳受手追，聲已筆止。』每日工作四小時，可以寫得六千字。他賞鑑西洋文學，全靠兩耳爲過道，很不讓於人家的用眼力。他說：『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淸虛者，緜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癉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孝女耐兒傳序〕而且他有時領悟原文的意味。似乎還遠勝於能讀原文的口譯者。例如他評迭更司說：『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緜褫，仲氏之文疏闊，讀後無復餘味。獨迭更司先生臨文如善奕之著子，閒閒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於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删節之，防後來之筆旋繞到此，無復叫應。沖叔初不著意，久久聞余言始覺。於是余二人口述，神會，筆

逐，綿綿延延，至於幽渺深沈之中，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尋。嗚呼！文學至此，眞足以賞心而怡神矣！』［冰雪因緣序］他很喜歡於小說序中發攄見解，評論文學，有許多大膽的議論。如以爲迭更司與司各得諸人的小說，其妙處或高於中國左馬班韓的文章，或高於中國的紅樓水滸，這種議論，直叫一班輕視西洋無文學的老先生咋舌！不過他終究因爲不懂原文，往往有節譯誤譯之處，很招人家的指摘。所以他祇好說：『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西利亞郡主別傳序］『即有訛錯，均出不知，』這是一個不審西文但能筆述的翻譯者說的老實話，也就是他的無可奈何的傷心語！

嚴復林紓同出吳汝綸的門下，世稱林嚴。他們的古文都可以說是桐城派的嫡傳，尤以林紓自謂能謹守桐城義法。但他們所以在這三十年來古文界佔重要的地位，乃在他們能用古文譯書，把古文應用的範圍推廣，替古文開闢一個新世界，替古文爭得最後的光榮。

胡適說：『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

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這是林紓在古文史上的一種大貢獻。

古文家愛說「文者貫道之器」，「文以明道」，「文以載道」等等體面話頭。可是自從韓愈以來，値得稱爲載道或說道之文的，實在不多。每一個有名的古文家的集子裏，差不多總有幾篇關於性與天道，宗經衞聖的大文章，或是所謂體國經野以及尙論古人的大議論，雜在一大堆贈序諛人，傳誌諂鬼的文字裏。但大都是裝點門面的，甚或十分迂腐荒謬。乃至做一篇敬惜字紙說，〔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還算新穎的說理之文。所以曾國藩說：「古文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復吳南屏書〕又說：「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爲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語錄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與劉霞仙書〕他說古文不宜說理，道與文不能不離而爲二，不錯，拿腐儒的所謂「理」，所謂「道」，做得出什麼

好文章？這個時期的嚴復，不獨不滿意於韓愈的所謂『道』，而作闢韓，還居然用古文翻譯了西洋說理邃賾之文，彌補了自韓愈以來古文不宜說理的缺陷——這許是嚴復在古文史上的一種大貢獻。

五　古文的演變與新文體的發生(下)

桐城派的衰微，和嚴復林紓的譯書文及其貢獻，已略如前述。現在接論章炳麟的述學文，和自梁啟超以來的論政文，——『新文體』的發生。

現在大家都稱章炳麟為國學大家，在他自己又何嘗不以光大國學自任？他說：

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於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抱殘守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纍於仇國。惟金火相革歟，則尤有繼述者。至於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

這是他的癸卯獄中自記。他直以為個人的生死，關係國學的存亡。他說『上天以國粹付余』，這是何等傲岸自負的誇大！加以他平日頗有一些怪脾氣，所以有人以他為狂，或說

他有神經病，甚至直稱他爲章瘋子。但在他自己不獨不以爲侮，反而以能發非常可怪之議論的神經病者自豪【章太炎演說錄，民報六號。】他是一個自視甚高的學者，很瞧不起人家。他論文很刻，不滿意於唐宋以來古文家，更不滿意於同時一般古文家，尤其對於林紓嚴復，大有貶辭。他說：

……韓呂劉柳所爲，自以爲古文辭，縱材薄不能攀姬漢，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宋世吳蜀六士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是豈可並哉。……僕重汪中，未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然視吳蜀六士爲謹。【自注：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長。若惲敬之恣。龔自珍之儔，則不可同論。】僕視此雖不與宋祁司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後生以是爲法，猶有壇宇，不下墮於猥言儷辭，茲所以無廢也。並世所見，王闓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自注：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彩雜汙，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齲齒，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

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司馬遷班固之言！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與人論文書】

他以爲嚴復林紓之文既不能雅，又不能俗，惟有王闓運能盡雅，馬其昶能盡俗。雅俗的標準難定，那末，他所說的也不必是定評了。卽算嚴復林紓自己創作的散文，不能如湘綺樓的所謂古雅，抱潤軒的所謂謹嚴，但論他們的譯書文，在近代思想上文學上的貢獻，這豈是王闓運馬其昶所能企及的？

馬其昶之文尙遠不及王先謙湛莖孫二人之文的內容充實。也不若曾孟其逸辭的奇詭有趣。【王先謙姜濟寰章士釗李肖聃諸人都極稱賞其文。】今不具論。惟有王闓運最享盛名，但論他的文章，最好也不過在摹古可以亂眞。他以爲『學古當漸漬於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取古人成作，處處臨摹，如仿書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帳記，皆可摹古。然後稍記事，先取今事與古事類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比而附之。終取今事爲古所絕無者，改而文之。如是，非十餘年之專功，不能到也。』【王志論文法答張正暘】他摹古的方法原來如此！他貶八家不得言文。他譏韓愈『自命起衰，首倡復古。心摹子雲，口誦馬遷，

終身為之，乃無一似。』【王志，論文法，答陳完夫】他以為韓愈復古的所以失敗，乃在遺貌取神，所以他創神寄於貌，遺貌何所得神之說。他主張求其貌似。他直以『優孟衣冠』為喻。質言之，就是摹擬須當可以亂眞。——此之謂『假古董』！他曾很鄭重地說：

余少學為文，思兼單複。及作桂陽圖志，下筆自欲繼子長，讀之乃顧似明史，意甚惡焉。比作湘軍志，庶乎軼承祚，脫蔚宗矣。志銘小記敍，則置於晉宋之閒，可以亂眞。然常自貴其有韻之文，以其本從詩出。如欲標榜吾文，非知己也！【王志，論文，答陳完夫】

你看他這是何等地以摹古亂眞自負！不過他畢竟是一個頂聰明的人，他知道一般愚人會把變戲法當眞實，他怕他的門弟子會把師說當寶語眞言，把摹古當金科玉律。所以他不得不再三鄭重地相告：『余詩不可觀』，又說『如欲標榜吾文，非知己也！』

章炳麟雖然一面說王闓運為能盡雅，一面又說他『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與鄧實書】總之，他於同時文人都瞧不起。甚至連他尊敬的俞先生【樾】也說『其文瓌瑋，不稱其學。』【此語見民報十號，說林，校文士。章氏叢書，文錄卷一，說林下，將此語刪去。】晚淸時候，曾有人把他

的文章刊入近世五十家，他大不以為然。寄書鄧實，深自表異。他以為文學之業，窮於天監。自梁以來，文日朽蠹。他『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他究竟認那個時代的文章為正則？不是唐宋八家以來古文，不是六朝文，也不是秦漢文，乃是魏晉文。他說：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辭者，多論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漢，今謂持論以魏晉為法，上遺秦漢，敢問所安？曰：夫言亦各有所當矣。秦世先有韓非黃公之倫，持論信善。及始皇幷六國，其道已隘。自爾及漢，記事韻文，後世莫與比隆，然非所及於持論也。漢初儒者，與縱橫相依，逆取則飾游談，順守則主常論。游談恣肆，而無法程；常論寬緩，而無攻守。道家獨主清靜，求如韓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鴻烈，又雜神仙辭賦之言。其後經師漸與陰陽家幷，而論議益多牽制矣。漢論著者，莫如鹽鐵。然觀其駁議，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對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其宗。或有卻擊如罵、侮弄如嘲，故發言終日，而不得所凝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號篇，略本孫卿，為已條秩，然多傅以疑似之言。惜乎劉歆七略，其六錄於漢志，而輯略俄空

焉。不然，歆之謹審權量，斯有倫有脊者也。今漢籍見存者，獨有王充，不循俗迹。恨其文體散雜，非可諷誦。其次獨有昌言而已。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

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強鉗；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國故論衡，論式】

他主張學魏晉文，他說持論『必先豫之以學』。他『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這是自六朝唐宋以來一般文人不通小學，不顧浮辭，不能說理的一種反動。他的文章是學者之文。他是自乾嘉以來樸學家中最能持論的一個。他以爲『文字本以代言，』『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爲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他以爲文，筆，單，複，各有其用，不必分別。這都是很重要的見解。他還以爲『不得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

說，』【以上均見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主張學說文辭合一，換一句話說，便是學者之文與文人之文合一。所以他的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

劉師培黃侃都曾從章炳麟問學。劉氏的左盦集裏也不少述學名篇。他生於一八八四，【光緒十年】死於一九一九。【民國八年】論文以有韻偶行者爲主，曾作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與其鄉先輩阮元的主張略同。近來有人很恭維他的論文雜記，謂爲融清代經學史學文學諸家論文之長，以自成一家之言。又有人把他和阮元並稱，號爲『儀徵派』，以與桐城派對立。黃侃的文章世不多見。胡適說他祇學得章炳麟的一點形式，沒有『先覺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祇成了一種假古董。他於胡適這種批評頗表示不滿。你看他寫的這一封信：

鄭生大弟。昨示僕以胡適之在申報論近日文學，涉及於僕之辭，怪僕何以遂默默。年來閉戶息紛，不覩雜報，藉非足下語我，雖使白首不聞胡君之教可也。胡君起自孤生，以致盛譽，久遊外國，尚知讀中國書，僕固未嘗不稱道之；而品覈古今，裁量人物，殆非所任；正使譏僕，亦何傷乎？而以默默爲病耶？少遠嚴父之教，幸爲慈母因母嫡兄寡姊所憐，得至成立。性氣浮躁，不能潛心學問，徒恃鑒明，弃

筆騁辭；雖承師說，無所裨益；授書橫序，鬱有發明；斯不學之徵；胡君論僕，自爲知之不謬耳！人固有晚令，而僕自失供養以來，心事悽苦，無意問學。偶欲究聲音訓故之條例，求漢世經師之家法，而聞見苦於未廣，竊恐此生遂終廢棄，上負在三之恩。胡君雖欲刻厲僕，其如駑蹇之乘，無志千里何哉！僕聞衒鬻叫呼，縣旌自表者，非隋和之寶。僕之爲文，誠不豫之以學，何可諱言！抑胡君以文變天下之俗，其自視學問果居何等耶？猥以假古董爲譏，蓋僞古僞新，其事均等。僕與胡君，分據兩塗，各事百年，不亦可乎？僕非不能以惡聲反諸胡君，竊見今之學者，爲學窮乎詬罵；博物止於鬥爭，故恥之不爲也。書此即問無恙。侃白。【答鄭際旦書】

他寫這封信，表面上似乎矜平躁釋，不與人爭；實則大有『心潛溺，筆手擾』之概。他說『僞古僞新，其事均等，分據兩塗，各事百年，』這是他與胡適不相非薄不相師的一種表示。他這封信開端稱『某生大弟』，這可也不是現代人友生之間的稱呼套頭，你須知道他這也是要『遵古法製』的呀！

次論梁啟超以來的論政文。——『新文體』的發生。

孔老先生雖然說過『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一般讀書人遇著社會國家發生變態的時候,還是好議論政治的。秦始皇時,『諸生在咸陽者,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明季東林復社,排擊閹宦。這都是讀書士子不滿於當時變態的社會國家,起而議論政治的好例。近代中國自經甲午之役大敗於日本,清廷腐敗的真相畢露,一班少年有志之士,已經從閉關自大的酣夢裏醒覺過來,意識雖然仍帶朦朧,卻已認定一個非改革政治,不足以圖存的方向。於是大家起來談富強,談變法。其實中國自經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以後,未嘗沒有幾個比較眼光遠大,明白時勢一點的人,如魏源【海國圖志的作者】鄭觀應,【盛世危言的作者】郭嵩燾,薛福成之流,都於時政有所論列,但都於政治上不曾發生大影響、他們不獨不能造成風氣,反為當時錮閉的風氣所排斥。甚至如郭嵩燾被人指為『漢奸』,侘傺而死。【死於甲午之前三年】直到甲午以後,才有一般年少氣盛之士,激於報仇雪恥的義憤,於是談西學,談洋務,談富強,談變法,一時如風發水湧般的起來。例如康有為的

『公車上書』，孫文的上李鴻章書，強學會保國會的組織，強學報時務報的發行，以及戊戌的變法，都足以表示當時的嶄新的士氣。戊戌的變法既遭守舊黨的反對而失敗，不久又經義和團的挫辱，顢頇腐敗的清廷愈自表襮其不足與有爲。於是覺悟的人愈多。講時務，談政治，更成爲一時風氣。新民叢報民報一類論政的文章愈流行了。

那時候嚴復的天演論，康有爲的『三保論』，【包括他的保教保國保種的文章。當時和他同調的人很多，我曾稱他們這派人爲『三保論者。』】譚嗣同的仁學，何啟胡禮垣的辨惑篇和新政始基，自然都於當時的思想界，各有其相當的位置。倘若論到文學上的影響，而開近代文學史上的新紀元，就不得不首推梁啟超新民叢報裏的論政文了。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熊子鄉人。八歲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入學，十七歲中舉。後從學於康有爲，並從事於變法維新運動。民國時，曾爲司法及財政總長等官。生於一八七三，【同治十二年】死於一九二九，【民國十八年】他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體』的開山祖師。他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他幼年爲文，曾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又曾學桐城派古文，喜讀姚氏古文辭類纂；同時還曾學八股文，以應科舉考試。他是

戊戌維新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失敗以後，寓居日本。初辦淸議報，繼出新民叢報。所爲文章，既不似晚漢魏晉文，又不似桐城派文，也不似八股文，乃是這些文體的變種，另成他的所謂「新文體」。這種新文體從舊文體解放出來，誠如他自己所說，有幾種好處：一，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二，條理明晰。三，筆端常帶情感。具有使讀者特別感動的魔力。（淸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二）章炳麟所譏的「報章小說，人奉爲宗，」（訄書，頁六八）正是這種風行一時的文體。章氏以爲這種文體還不如他所輕視的桐城派。其實這種文體正從桐城派文八股文以及其他古體文演變而來，比桐城派古文更爲有用，更爲適合於時代的需要。而且這種文體上的演變——古文體的解放，新文體的發生，正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步，是近代文學發展上必經的途徑。

這種新文體在純正的舊文學者看來，自然是看不上眼。章炳麟免不了要罵爲「體於下流」，那是不消說了。張之洞因不喜歡這種文體，乃禁止吏民上書雜用由日本文裏稗販過來的新名詞。所以他的門人樊增祥在所上的壽序裏說：「如有佳語，不合雞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還有葉德輝說：「……獨怪今之談時務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

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吾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爲鄰女竊笑耶？」【節閩書札答人書】又有一位署名蟫蟫子的，很推重林紓嚴復的文章，對於梁啟超雖不直接加以攻擊，卻不得不說：『自夫已氏以掩合東語雜湊成篇之文字倡導學子，而後進承風，摹倣不已。至沿襲其膚淺語，率易語，而奉爲金科玉律，繆種流傳，校風漸染。此亦時文後之一厄也！』【林嚴合鈔序】這顯然是瞄準梁起超而放的冷箭。後來康有爲也說：『比歲舉國文章，皆經舍史。襍語鄙詞，雜沓紙上，視之則刺吾目，引之則污吾筆。蓋文字之義，與聲樂相通；鄙倍之聲，與國風相應。大雅既墜，淫哇鄙褻，能無亂乎？若其句不成章，語不成調，是謂俚語，豈曰成文？」又說：「或謂新法語文，宜於一致，豈知進化之理，一致者當使升鄙言以歸於雅音，豈可去雅言而從於俚語。詩曰：「鳴彼飛鴞，集我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是化鴞鳴爲好音，非易好音爲鴞鳴也。若易好音爲鴞鳴，是謂退化，豈可謂一致？推其所原，皆自東文來也。蓋日本文法長累過甚，彼以舊俗，既率漢文，又加英文法，不得不然。我國數千年之文章，單字成文，比音成樂，雜色成章，萬國罕比其美，豈可自舍之？

且以讀東書學東文之故，乃並其不雅之名詞而皆師學之。於是手段，手續，取消，取締，打消，打擊之名，在日人以為俗諺者，在吾國則為雅文，至命令皆用之矣。其他如崇拜，社會，價值，絕對，唯一，要素，經濟，人格，談判，運動，雙方之字，連章滿目，皆與吾中國訓詁不相通曉。……若以難中國之舊人乎？抑以誇異文之新博乎？接前之文史則不相通，垂後之文史則不為爾雅。今之時流，豈不知日本文學皆出自中國？乃俯而師日本之俚詞，何無恥也！始於清之末世，濫於共和之初，十年以來，真吾國文學之大厄也！」（中國顧危說在於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這些話雖非專為梁啟超而發，但他所指摘的文體，正是梁啟超派的新文體。

以上所陳，都是對於梁啟超派新文體攙雜俚語或日本語的指摘。實在講起來，這種新文體不避俗言俚語，使古文白話化，使文言白話的距離比較接近，這正是白話文學運動的第一步，也即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步。梁氏於此，可說有功無罪。至於攙雜日本語，或其他外來語，抑或創製新名詞，則是中外學術交換上必然的現象。外來學術大半於此土為新義，本國舊語不能正確地表現新義，自不能不另鑄新詞，或者直用原來術語而譯其音。中國自漢末至隋唐八九百年間，翻譯佛經，即是如此辦法。現在中國語文裏面，如因緣，果報，涅槃，剎那，都是

佛經語。日本人所編佛教大辭典，所收有三萬五千餘語。這三萬五千餘語，代表三萬五千餘觀念，都成了中國語文裏面的新成分，把中國語文的實質擴大了。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外學術的接觸日近一日，中國語文裏面加入的外來語新名詞也日多一日，中國語文的實質愈益擴大了。這是學術進步的一種好現象。那末，適合時代需要的新文體，雜用日本語或其他外來語，又有什麼不可呢！

還有對於梁啟超『筆端常帶情感』所生的影響而加以惡評的。例如胡先驌說：『梁啟超之文，純爲報章文字，幾不可語夫文學。其筆鋒常帶情感，雖爲其文有魔力之原因，亦正其文根本之癥結。如安德諾論英國批評家之文，「目的在感動血與官感，而不在感動精神與智慧」故喜爲浮誇空疏豪宕激越之語，以炫人之耳目，以取悅於一般不學之「費列斯頓，」其一時之風行以此，其在文學上無永久之價值亦以此。』（評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這還不算十分厲害的惡評，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就要算報復的批評了。他說：『往者杭州蔣觀雲嘗謂梁任公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爲天經；倡暗殺，則黨人以暗殺爲地義。……大抵任公操筆爲文時，其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諺所謂出風頭之意

多。莊生謂瞶瞶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法文豪囂俄（*Victor Hugo*）謂革命風潮起時，人人愛走直線，當者立靡。德文豪哥德（*Goethe*）戲曲中有鮑斯特（*Faust*）者，無學不窺，最後學符咒神祕術。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陰森獰惡，六戲震動，問欲何爲。鮑大恐屈伏，然無術以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筆端攪亂社會，至如此矣，然惜無術再使吾國社會清明。則於救亡本旨又何濟耶！』又說：『任公筆原自暢達，其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爲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爲之一聳。又其時赴東學子，盈萬累千。名爲求學，而大抵皆爲日本之所利用。當上海時務報之初出也，復嘗寫書戒之，勸其無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聞當日得書，頗爲意動。而轉念乃云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自注：梁任公學主陸王，此極危險。】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可喜之論。至學識稍增，自知過當，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然而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並不爲悔艾者留餘地也。』【嚴幾道書札二五——二六，見學衡十二期】嚴復直以爲梁啟超的筆端覆亡了滿淸，攪亂了社會，至於說他所得於雜誌的錢爲造孽錢。這個未免言之過火，但梁啟超筆端的魔力之大也就可以想見了！

平心論之。梁啟超的思想較能隨時進步，亦好隨時發議論，故他的文章最多，而其影

響亦最大。那時海外的華僑，留學生，國內學堂裏的教師學生，尤其是報館裏的記者，都好讀他的文章，好做他這派文章。他們用這種文章來向當道上書，來向報館投稿，來談洋務，來談政治。又當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以後，民主派的革命運動一天一天的增加聲勢。同時立憲派的君主立憲運動也就漸漸的可以在國內公開的活動。這兩派的主張時常發生衝突。新民叢報代表立憲派，民報代表民主派，兩者對峙，做很激烈的論戰。其他國內報紙，及國外華字報紙，無慮數十種，也就形成兩派，論戰不已。〔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四章第八節，列有兩派報紙表，可參看。〕其時曾有立憲論與革命論之論戰一書發刊。這種論戰在中國近代散文史上有一種良好的影響，因為從此以後，謹嚴的，深厚的政論文學纔得成長。梁啟超的文章在這種論戰的時候，每因和他的論敵作戰而有進步，又每因自己年齡的增加，和時代進展而有進步。他說『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這正是他今日之我較昨日之我進步了的緣故。他在這樣進步的歷程中，漸漸脫去了早年浮誇，叫囂，堆砌，繳繞，種種毛病。迨章士釗的獨立周報，甲寅雜誌先後出世，時時和梁啟超論難，和一般談政治的人論難，還時時批評當時政治的現象。謹嚴的論政文，因之發展至於成熟了。也即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體』的成

熟。

章士釗曾留學英國，讀過一些關於政治法律的書。又好研究邏輯，又曾著過一本中國文法書。——中等國文典。他的文章既有學理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有文法做準繩，又據他自己說，他好峻潔的柳文，故他的文章很爲謹嚴瑩潔。現在看他怎樣的自述？

……愚於文，實無工力可言。其粗解秉筆，紀事述意，不大爽竭蹶者，亦所憑天事爲多。且移用遠西詞令，隱爲控縱而已。……愚夙好柳子厚文，夫子厚文果胡獨異乎？以愚觀之，凡文自有其邏輯獨至之境，高之則太仰，低焉則太俯，增之則太多，減之則太少，急焉則太張，緩焉則太弛。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張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斯爲宇宙至文。子厚答韋中立書，自道文章甘苦。有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於氣則厲，於支則暢，於端則肆，於趣則博，於幽則致，於潔則著，相引以窮其勝，相劑以盡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觀止矣！就中潔之云者，尤爲集成一貫之德，有獲於是，其餘諸德，自帖然按部而來，故子厚

殿焉。愚見夫自來文家，美中所感不足，蓋莫逾潔之道未備。韓退之致孟東野書，一篇之中連用其字四十餘次。此科以助詞太甚中程，似不爲過。蘇子瞻論文，謂宜求物之妙，使了然於口於手，此獨到之見，恆人所無。然東坡之文，往往泥沙俱下，氣盛誠有之，言宜每不盡然。可見心知其境爲一事，至焉與否又爲一事，文之欲潔，其難如此。

然則爲之之道奈何？曰：凡式之未慊於意者，勿著於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厠於句。力戒模糊，鞭辟入裏。洞然有見於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觀游澗之魚，一清見底；如審當簷之蛛，絲絡分明；庶乎近之。愚有志乎是，事云已遠。然文中不著不了之語。命意遣詞，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輕滑過。卒爾見質，意在而口不能言其故者甚罕。【自注：可意會不可言傳，似是文家遁詞。】凡此皆愚竊有心得之處，所願與同道之士共起追之。是究如何？亦潔字訣而已矣。近聞山陰王書衡【式通】謬稱愚文，謂曲而能達，略高時手一等。溢美之言，愚豈敢受！夫曲而能達云者，指凡文中自然結構，一一瑩然於胸，周旋折旋，筆隨意往，微無弗及，遠無弗

眉者也。此何等造詣，而愚能之？今天下不足是詣也特甚，其亦勉焉耳矣！【文論】他行文主潔，故言期有物，而不支蔓。他立論調和，故理尙執中，而不偏激。他「移用遠西詞令，隱爲控縱，」故他的文章精密，繁複，有點歐化的傾向。其實和他同時的政論家，如黃遠庸李大釗高一涵陳獨秀張東蓀諸人都是不知不覺的做的這種精密的繁複的傾向歐化的古文。稍後一點，李劍農楊端六周鯁諸人在太平洋雜誌裏做的文章都還如此。再後一點，他們就大家都用白話作文了。祇有章士釗反對白話文，還是不變從前的文體。他還很自傲的說：「愚掉鞅文壇，歷二十年。所立體裁，自始未變！」【甲寅周刊十五號反動辨】記得黃遠庸在甲寅雜誌最後的一期，寫信給章士釗說：

……自讀甲寅，佩恨交集。佩者以今日號稱以言論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實。恨者如遠之徒，乃亦列身言論之界，以點辱公等耳！每與同人論議，以爲今之作者，當推足下。非惟名理通論，足以抉發隱微，生人哀感，即其文體組織，符於論理，亦足爲一大改革家。……鄙人瀏跡京塵，隤落達於極地。卒以圖窮匕見，亦不能不遁出於此咫尺之外。現卜居於滬，擬二三月已後，赴美遊歷，期以恢復人類

之價值於一二。蓋世事都無可談，即有所陳，猶之南北極人之相去，而乃互道寒暄，究其相去之度若何？此兩極人皆不能自喻，故費辭耗時，甚無謂也。……遠本無術學，濫廁士林。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大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為懺悔材料。……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祇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徧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紀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

他這封信裏有兩個重要之點。第一，他不願論政了，懺悔以前論政的罪過，這時正是帝制說發生，輿論鼎沸的時候，他忽然離開北京，聲言不談政治，跑到美洲，是否別有意義在他明白表示之外？局外人不得而知。但實在講起來，論政非必罪過。不過那時候袁世凱預備做皇帝，籌安會正在籌什麼安，論政的文章祇有楊度的君憲救國論，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最占勢力。你使論『民國本計』，論『共和政治』，論『憲法』，論『理想之制度與聯邦』，祇

要與當時帝制說相反，與復古潮流相違背，誰還理會到你？第二，他以爲論政既沒有用處，根本救濟在提倡新文學，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介紹現代思潮，以促國人猛省。他已知道要做到政治改革，非先做到文學改革，思想改革，與一般人生出交涉不爲功。但是章士釗答他的信，卻以爲先要做到政治善良，然後纔能談到文藝改革。所以他說：

……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善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蹂躪黌舍，僇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爲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不亡，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即涉士比爾假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

黃遠庸還於國民之公毒，朱芷靑徵婦序，消極之樂觀各文裏面，偶然表示他對於文學的意見，——攻擊舊文學。可惜不久他到了美國被人暗殺了，不及見到後來發生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章士釗雖然見到了，卻依然是和從前一樣的章士釗！

綜觀這個時期文言的散文之變遷，由古文以至新文體，其間演變的趨勢，有幾點值得吾人注意的，我以為是——

一　**求實用去空談**　崇實黜虛，確是這個時期文學變遷上一個重要的傾向。例如葉德輝說的由時文【八股文】而策論，而時務報文，【郋園書札，與劉先端黃郛文兩生書。】這種文體上的變遷固然可說是步步求實用，去空談；即如羅家倫說的，由華夷文學，而策士文學，而邏輯文學，【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這種文學思想上的變遷，又何嘗不是步步求實用，去空談？至於胡適，則直以為這二十多年古文學的變化史：一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二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三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四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這一段古文學的勉強求應用的歷史，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段。為文既注重實際的應用，從此文學必如何改革而後最能適合時代的實際需要，就成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了。

二　**文體的解放**　由八股文裏解放出來，由古文裏解放出來，纔形成了新文體。這

種新文體是把一切從來文學上的所謂『宗派』『義法』『戒律』……統統打得粉碎了。便是翼教叢編裏的葉德輝，也祇得徒然慨歎一番：『……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有戴段畢阮之實事求是，而後有新學之猖狂；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而後有今日時務報文之蕪雜潰決！』【與郃陽石醉六書】

三　文字漸漸通俗化

章炳麟說：『有通俗之言，有學術之言，此學說與常語不能不分之由。』又說：『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與鄙語不能不分之由。』【正名雜義】劉師培說：『近日文詞，宜區二派。一修俗語以啟瀹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論文雜記】章劉兩人自己雖在做古雅的文章，但他們已知道他們那種文章只是士大夫的文章，保存國學的文章，少數人需要的文章，除了他們那種文章之外，須另有所謂『農牧』『齊民』大多數人需要的，通俗的文章。這個時期的新文體，雖還不能即作為農牧齊民大多數人需要的文章，但它趨向於顯豁易解，不避俗語，已使語言文字二者間距離日益接近，這是顯然的事實。從此這種新文體，學校教本講義用它，新聞報紙用它，公私文書用它，應用的範圍最廣，祇因為它是比較最能通俗的了

四　文法的講求　二三十年來，屬於所謂新文體的文章，類皆文理縝密，迥異前人。這是因爲中外學術的接觸，知識思想日益進步；同時對於邏輯的研究，文法的講求，都有相當的進步的緣故。自馬建忠作文通直到楊樹達作詞詮，國內先後所出關於文法語法的書已有好幾十種了。

上面所述的幾種趨勢，固然還祇算得如胡適所說的『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但有了這種革新運動，給後來的白話文學運動作爲先驅，我以爲這一步工夫也是不可少的。因此我們不必菲薄這種古文家。卽如章士釗在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中，何嘗沒有重要的貢獻？可是他把自己所已得的爲滿足，不能如梁啟超李劍農諸人一樣肯隨時代向前進，反而要爲前進者的障礙，我們祇好慨歎於他所表現的『倔強』了！

詞曲的提倡和小說的發展（上）

小說詞曲一向被人鄙視爲小道，末技，在文學之國裏，僅僅各得列於附庸的地位的。但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內，小說詞曲的價值已經漸漸被人認識，其於文學上的位置也就漸漸要由附庸蔚爲大國了！

現在先說詞曲。

從前未嘗沒有人知道三百篇變而爲古詩，古詩變而爲近體，近體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可是總少有人肯把詞曲的位置看高，還給他相當的價值。詞叫詩餘，名義較尊；曲屬俳優，更遭鄙視。元曲確是代表一個時代精神的文藝，但在元史裏面卻沒有曲家的傳，也不曾提及曲 到了前清乾隆時候，紀昀等奉敕纂修四庫全書，他們纔把詞曲類著錄，殿於集部之末。還是要說：「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

相高耳。」又說：「……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也。」他們又以爲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俱入經籍類中，全失論撰之體裁，不可爲訓。所以四庫全書裏面，於詞雖則列爲五類——別集，總集，詞話，詞譜，詞韻；於曲則僅列品題論斷之詞，及中原音韻，曲文完全不錄。不過同時還有黃文暘等編纂曲海，焦循也肯抽其一部分考經證史的工夫博覽詞曲，作劇說六卷，搜集了前人論劇的材料不少。戲曲從這個時候起，纔算漸漸取得學術上的地位。

最近二三十年研究中國舊戲曲的人就較多了。就中所得成績較大的，當推王國維和吳梅兩人。

吳梅【瞿安】曾爲北京大學東南大學詞曲教授。所著有顧曲麈談，【見文藝叢刊甲集，商務印書館出版。】古今名劇選，詞餘講義，【有北京大學鉛印本。】及奢摩他室曲叢等書。他是一個搜集古代傳奇雜劇最多的收藏家，他是現代惟一的舊戲曲作者。嘗譜無價寶雜劇，係爲祝秉綱屬題黃丕烈魚玄機詩思圖而作。一時題詞者，有葉德輝朱祖謀曹元忠羅惇融諸人，傳爲藝林佳

話。他還曾爲陳去病題徐寄塵女史西泠悲秋圖，圖爲悲秋瑾而作。他用越調小桃紅一套，其中下山虎一曲，是從來曲家公認難於下手的。幽閨記下山虎原文云：

大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他那裏 弄盞傳杯。恁般腼腆。這裏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因緣總在天。

曲中『懶能向前』句，『待推怎地展』句，『事非偶然』句，四聲一字不可移易，這種規律眞是太嚴太難了。吳氏詞云：

半林夕照。照上峯腰。小塚冬青少。有 柳絲數條。記 麥飯香醪。清明拜掃。怎三尺孤墳也守不牢。這冤怎樣了。土中人血淚拋。滿地紅心草。斷魂可招。你敢也俠氣英風在這遭。

他這曲子自認作得又精鍊，又自然。他自己曾說：『以較原文，似乎青出於藍，可見天下無難事。』不錯，作曲切不可畏其難，愈難愈容易好。曲律雖嚴，亦有可以通融之處。他曾屢屢以此宣示人們了。

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生於一八七七，死於一九二八。係於五月初二日，自沈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池而死。【此時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山東河南一帶鏖戰極烈的時候。他的遺書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實在自沈的原因不過如此。清廢帝知爲他特下哀詔，予諡忠愨。派貝子溥伒前往奠醊，賞給陀羅經被，並賞銀二千元治喪。說是：『孤忠耿耿，深惻朕懷！』】有人說他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有人說他是近代中國一個最重要的文藝批評家。但他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乃在關於詞曲的研究一方面。他自述所以研究戲曲的原因說：『余所以有志於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之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理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志乎是也。』【三十自序】他著有曲錄六卷，戲曲考源一卷，【均見晨風閣叢書】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錄曲餘談一卷，【均見國粹學報】古劇脚色考一卷，【見國學叢刊】曲調源流表一卷，【見雪堂叢書】宋元戲曲史十六章。【文藝叢刊甲集】其中以最後一種爲他精心結構之作。自序云：『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爲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髣髴

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為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從事既久，續有所得。……壬子歲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寫為此書。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為此學故也。』他說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不錯，這部書是一部前無古人的創作。而且戲曲被視為一種正式的專門學問，而加以研究，也似乎纔從這個時候開始。

王國維於詞學亦極有研究。他的人間詞話雖是一部寥寥不過四千多字的小書，可是『此中所蓄，幾全是深辨甘苦，愜心貴當之言，固非胸羅萬卷者不能道。……書中所暗示的端緒，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龐然巨帙，』有如俞平伯所評。〔重印人間詞話序〕他論詞揭櫫『境界』說。他以為嚴羽的『興趣』說，王士禎的『神韻』說，還不過說其面目，不若他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源。他說：『境非獨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他以為『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

也。』又以為『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他又論詞有隔不隔之說，以為『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必如此，纔可以說是不隔　他論詩人與宇宙人生的關係，亦很重要。他說：『詩人對於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又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以上所言，都是他論詞的精義所在。其他『明珠翠羽，俯拾即是，莫非瓌寶。』讀者自己去掇拾罷。

王國維自己創作的詞不多，有人間詞甲乙稿，後改為苕華詞，並加入新作。外輯有唐五代二十家詞二十卷，尚未印行。他於同時詞人似乎都不在眼。於有清一代詞人，獨推納蘭性德。自述『雖所作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來，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者。』你可以知道

他是如何的自負了！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云：「……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於彫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於淺薄者，意竭於摹擬也。君之於詞，於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於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於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殆無所喜矣。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彫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於淺薄。六百年詞之不振，實自此始。及讀君自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於君者也。……」又人間詞乙稿序云：「……靜庵之爲詞，眞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唯太白後主中正數人足以當之。靜庵之詞，大抵意深於歐，而境次於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等闋，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駸駸乎兩漢之疆域廣於三代，貞觀之政治隆於武德矣。……」這兩篇序都很推崇他。或說這兩篇序係他自撰，不過假名於樊。我以爲不見得他會如此標榜自己罷！他的詞以蝶戀花浣溪沙兩

調爲多。我最愛他這兩首。

蝶戀花

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暮。
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浣溪沙

月底棲鴉當葉看，推窗跕跕墮枝間。霜高風定獨憑欄。　爲製新詞髭盡斷，偶聽
悲劇淚無端。可憐衣帶爲誰寬！

現在再舉樊志厚序中所稱他的『合作』。

浣溪沙

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　陌上挾丸公子笑，座中
調醯麗人嬉，今宵歡宴勝平時。

蝶戀花

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衆中不惜搴帷問。

陌上輕雷聽漸隱，夢裏難從，覺后那堪訊。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祗有相思分。

又

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間昏和曉。獨倚闌干人窈窕，閒中數盡行人小。
一霎車塵生樹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

這幾首詞自然可以說是他的『合作』。至於是否果如樊序所說：『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祇好待各個讀者自己去賞鑑好了。

這個時期著名的詞人不少。如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所列四聚水軍頭領八員——朱祖謀，王鵬運，鄭文焯，馮煦，文廷式，況周頤，王允晳，潘博都是。此外尚有趙熙程頌萬曹元忠諸人。就中以王鵬運死的最早，〔一八四九——一九〇四〕詞名最大。自譚獻死後，〔一八三二——一九〇〇〕他隱然爲詞壇主盟。他提倡詞學，宏獎後進。朱祖謀況周頤都受他的影響最深。

王氏字幼遐，號半塘。自號半唐老人，晚號鶩翁。廣西臨桂人。官至御史。據說：『直諫垣十年，疏數十上。大都關係政要。……時艱日亟，憤懣滋甚。……內性淳篤。接物

和易。能爲晉人清談，東方滑稽。往往一言雋永，令人三日思不能置。甫通朝籍，即不諧時論。致身言路，敢於抨擊權彊。夙不慊於津要，甚之者復百計中傷之。卒坎壈於仕途。……微尙蕭遠。書卷而外，嗜金石書畫，亦不爲意必。惟精覃詞學，生平悃款抑塞，一寄託乎是。」【況周頤王鵬運傳】朱祖謀云：「君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盡厥施，故鬱伊不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半塘定稿序】王鵬運的性格，境遇，及其所以爲詞，大概如此。所著有半塘定藁二卷，半塘賸稿一卷，鶩翁集一卷，春蟄吟一卷，味梨集一卷，庚子秋詞二卷。和其他幾種。還輯有四印齋所刻詞，共收南唐以來詞十家，二十九卷，附錄七卷。其中東坡樂府二卷，係元延祐雲間本。稼軒長短句十二卷，係元大德廣信本。都很珍貴。他好蘇辛詞。他的詞受蘇辛的影響不小。我嘗以爲他一生坎坷，飽諳世味。又值晚清秕政，覩閱既多，受侮不少。故發而爲詞，蒼涼慷慨，頗有才士不平，壯夫扼腕之意。雖然有時也好用替代字，好掉書袋，像同時旁的詞家一樣，但他的魄力較大，很能運用他的天才，無怪乎近三十年的詞人都很推崇他了。

朱祖謀字古微，號彊邨。浙江歸安人。官禮部侍郎。所著有彊邨樂府彊邨語業各種。又輯有彊邨叢書，其中共收唐五代宋金元詞總集五種，唐詞別集一家，宋詞別集一百二十家，金詞別集五家，元詞別集五十家。此書搜羅極博，校刻極精，爲詞的最大結集。沈曾植云：『昔者吾友鶩翁王給諫以直言名天下。顧其閒暇好爲詞，詞多且工。復校刻其所得善本於京師，以詔後進。方是時，彊村相與唱和，志相得，若鍾呂之相宜，前後喁于，而曲直歸分也。鶩翁取義於周氏，而取譜於萬氏。彊村精識分銖，本萬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陰陽，矢口平亭，不假檢本。同人憚焉，謂之「律博士」。蓋校詞之舉，鶩翁造其端，而彊村竟其事。志益博而智專，心益勤而業廣。……軼海虞而比數長沙，夐然於詞苑爲第三結集，可謂富歟？』【彊村校詞圖序】沈氏以爲詞起五代，歷三百餘年而有長沙彙刻；【直齋書錄解題，家宴集下云，自南唐二主以下，皆長沙書坊所刻，號百家詞。】又歷四百餘年而有海虞毛氏之刻；又三百年而後有朱氏之校刻，所以有軼海虞而比數長沙的話。朱氏自己所作的詞，守律極嚴，眞不愧爲律博士！他是夢窗嫡派。王鵬運推他爲六百年來，獨得夢窗神髓。但是也有人說他中夢窗派的毒

太深！

況周頤字夔笙，廣西臨桂人。光緒己卯舉人。生於一八五九，死於一九二六。〔民國十五年〕所著詞有第一生修梅華館詞五種，附錄一種。蕙風詞話五卷。及其他幾種。他學詞以王鵬運朱祖謀為師友。我以為他在這三十年詞人中可占一個重要的位置，卻不一定在他創作的詞，而在他的研究詞學。他正式宣告詞學獨立，脫離詩國的附庸。他說：

沈約宋書曰：『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作歌以被之。』按前一法即虞廷依永之遺。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下云其為陽阿薤露，其為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填詞家自度曲，率意為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調，後人按腔填詞，此後一法也。沿流溯源，與休文之說相應。歌曲之作，若枝葉始敷，乃至於詞，則芳華益懋。詞之為道，智者之事。酌劑乎陰陽，陶寫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樂。別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已還，大雅鴻達，篤好而專精

之，謂之『詞學』。獨造之詣，非有所附麗，若爲駢枝也。曲士以『詩餘』名詞，豈通論哉！

他反對把詞叫做『詩餘』，說是詞係詩之賸餘。但詞名『詩餘』，已經算是『約定俗成』了，他祇好新詁『詩餘』的意義。他說：

詩餘之餘，作贏餘之餘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塡之，遂成爲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世俗之說，若以詞爲詩之賸義，則誤解此餘字矣！

他從詞的淵源找出詞的意義和價值。他重新認定詞的位置，——在文學上有獨立的位置。這是他在詞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他論作詞有三要，——重，拙，大。重是不輕，拙是不巧，大是不纖。他論詞貴眞。以爲眞字是詞骨。情眞景眞，所作必佳，且易脫稿。又以爲詞貴自然。他說：『塡詞之難，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經前人說過，自唐五代已還，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句留待我輩驅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靈流露，曰書卷醞釀。性靈關天分，書卷關學力。學力果充，雖

天分稍遜，必有資深逢源之一日，書卷不負人也。』這都是很重要的見解。現在再介紹他的『詞境』說，和『詞心』說。

人靜簾垂，鐙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答。據梧暝坐，湛懷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棖觸於萬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

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非可強為，亦無庸強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吾心為主，而書卷其輔也。書卷多，吾言尤易出耳。

這都可以算是過去社會老派詞人甘苦有得，愜心當理之言。我以為蕙風詞話的歷史價值、殊不在人間詞話之下！

這個時期詞曲史的重要，不在一般文人創作詞曲的成績，乃在一般詞曲學家對於詞曲的研究和提倡，詞曲在文學上的位置重新估定，——漸由文苑的附庸取得獨立的地位。詞曲的價值漸被人認識了，研究詞曲的人也愈多了。同時搜集，翻印古代詞曲的人也日見其努力。〔如貴池劉世珩翻刻的暖紅室彙刻傳奇，賜書堂重訂曲譜，武進董康印行的盛明雜劇，雜劇十段錦，書賈印行的有元曲選，元曲大觀，仁和吳昌綬校刻的雙照樓景宋金元明詞四十種，以及前輩王朱諸家所刻的詞，都是詞曲上可貴的材料。有些絕少流傳的本子，現在都成了通行本了。只是有的定價太貴。〕到了文學革命運動起來以後，新進研究詞曲的人似乎要轉到一個新的方向。他們這種研究工作的目的，不是為的保存什麼國粹，也不一定為的特別欣賞這種藝術，乃是研究詞曲在韻文上的變遷，及其使用活的語言之技術，為創造新的詩歌新的戲曲一種有力的參攷。因此，有些從事戲劇運動的人，以為要創造中國歌劇，應以現有京劇乃至崑劇元雜劇為根據，尋覓其沒落的徑路，開發其原有或應有之精神，對於其形式施以改造，使它能夠多量吸收新的要素。田漢氏便是如此主張。也有些新詩人的作品，在韻律方面，甚至意境方面，都想受詞曲上一點有益的影響。如胡適氏研究詞曲，他的新詩也就有些詞調了。這便是一個好例。

七　詞曲的提倡和小說的發展（下）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爲漢武帝時候的方士。倘若他的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有合於現在所謂小說的條件，那末，中國的小說算有兩千多年的可靠的歷史了。漢書藝文志以爲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把小說家列於十家之末，著錄者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這是小說最初取得學術上的地位。不過兩千年來學術界的看小說，總是沿用班固的眼光，看作『稗官』『小道』。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來一般人看小說，纔另換了一副新眼光。小說纔給人家瞧得起。便是最被人家侮辱的『下等小說』，如大鼓，寶卷，俚曲，小調之類，也值得大學裏的專門硏究。小說史上開展了一個新的時期。小說在這個時期眞是大大的發展起來了。這可以分作幾方面來說：

A『小說界革命』——首先喊出『小說界革命』這一個嚴重口號的人爲梁啟超。他作論小說與羣治的關係，以爲『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故欲新道德，必先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說；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同時他還主撰新小說，每月出版一册，於日本橫濱發行。『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這句話由他說起出來了。他們宣布的宗旨，說是『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淫誨盜諸作可比。』這顯然還含有政治上的意味。梁氏自作的新中國未來記，固是一種不完整的政治小說，梁氏作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也是他揭櫫『小說界革命』的另一宣言。想借小說鼓吹政治思想，成了那時小說界的一種重要的傾向。獨立憲派刊物上的小說如此，革命派刊物上的小說何獨不然？稍後一點，林紓翻譯西洋小說，還是常常於其小說序中發揮他那種老新黨的愛國思想，政治主張。這是滿清末年，因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君主專制的政治局面不能繼續支持，愛新覺羅氏的國祚快要告終的一種朕兆。

B．小說的創作和翻譯——林紓的翻譯小說，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這裏要說到伍光建〔昭扆〕的翻譯。他先後譯有 *A. Dumas* 的俠隱記，續俠隱記，*Niccolo, Machiavelli* 的羅術，*E. C. Gaskell* 的克蘭佛，*C. Dickens* 的勞苦世界，*H. Fielding* 的大偉人威立特傳，等種。最初他用筆名君朔，讀者多不知道他的眞姓名。胡適說：……「中國人能讀西洋文學書，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譯出的，至今還不滿二百種。其中絕大部分不出於能直接讀西洋書之人，乃出於不通外國文的林琴南，眞是絕可怪詫的事！近三十年來，能讀英國文學的人更多了，然英國名著至今無人敢譯，還得讓一位老輩伍昭扆先生出來翻譯克蘭弗，這也是我們英美留學生後輩的一件大恥辱。英國文學名著，上自 *Chaucer*，下至 *Hardy*，可算是完全不曾有譯本。莎翁戲劇，至今止譯出一二種，也出於不曾留學英美的人。近年以名手譯名著，止有伍先生譯的克蘭弗，與徐志摩譯的贛第德兩種。故西洋文學書的翻譯，此事在今日直可說是未曾開始！……近幾十年中譯小說的人，我以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譯大仲馬的俠隱記十二册，〔從英文譯本的〕用的白話最流暢明白，於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氣力鍊字鍊句，謹嚴而不失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致曾孟樸先生書，眞美善雜誌第一

卷第十二期。】讀此，我們可以略知伍光建的翻譯文學的成績了。還有魯迅周作人的翻譯小說，從最初的域外小說集起，直到最近翻譯的歐美日本小說，也很重要。至於這幾年來纔動手翻譯外國小說的人更多了，創作小說的人也更多了，這是文學革命運動起來以後的一種現象。這裏暫不敍述。往下要說的，祇是文學革命運動以前二十年間的小說作品。

這個時期的小說作家如林。要是如羅家倫所說，分為三派，第一是黑幕派，第二是濫調四六派，第三是筆記派，【內容可分四支：一支是言情的，一支是神怪的，一支是技擊的，一支是軼事的。】這麼嚴格說起來，這些作品大都缺乏文學上的價值，故殊不重要。【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第一卷第一號。】若是如胡適所云：『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況，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文學改良芻議】那末，那幾部『實寫今日社會之情況』，可以看作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就算得這個時期很重要的文學作品了。不錯，這些作品的重要，正在它頗能『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頗能顯示

這個時代的黯淡的陰影。原來這個時代從甲午之役，中經戊戌政變，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滿清政府的腐敗，黑暗，暴露得無遺了。這樣的政府何能應付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一般不識不知的老百姓，還祇知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有識之士，急進一點就倡革命排滿，緩進一點就要求立憲圖強，所走的路線不同，對於當時政治的現狀不滿意，則無二致。有幾部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便於這樣的時代情況之下產生。好像時代稍前一點，金和的做『諷刺詩』，是因為『在諸公有是韜鈐 斯吾輩有此筆墨，其塵穢略相等』一樣，都自有其時代背景。不過這種小說，對於政治社會，務在揭發幽隱，指摘弊惡，往往容易過火，近於徒逞私見罵人，不能保持公心諷世的態度。所以魯迅把這種小說叫做『譴責小說』，以別於諷刺小說之儒林外史。〔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現在把這種小說幾個重要的作家略述於次。

李寶嘉字伯元，江蘇上元人。別號南亭亭長。生於一八六七，死於一九〇六。曾居上海，辦有指南報，游戲報，海上繁華報，為上海的小報之始倡者。吳沃堯說他的小說『以開智譎諫為宗旨。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為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

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汙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李伯元傳」他的小說以官場現形記爲最有名。全書共六十回。聯綴許多官場話柄而成，人多事多，若斷若續　對於當時腐化的官僚，痛加譴責，把他們比做仇讎，比做盜賊，甚至比做畜生，不齒於人類。我曾說過：清代的官僚最爲腐敗，卑鄙，貪汚，顢頇，凶很，無所不用其極。有幾次民間的騷亂，都可以說是「官逼民反」。到了末葉，外交著著失敗，政治依然黑暗。國家的憂患日亟，官僚的腐敗愈甚，損官賣缺的風氣盛行。官場現形記便是代表這樣官治之下的民間口碑——作者的一篇自敘，便是他對於這種官治的德政碑！倘若我們說是：水滸傳所寫的是專制政治下的所謂貧民階級，盜賊社會；儒林外史所寫的是科舉制度下的所謂智識階級，文人社會；都可以看作社會史料：那末，官場現形記也是一部最好的社會史料，它所寫的卻是那時最下流的上流社會，——官場。它所寫的官場現象，正是滿清的亡國現象。「國家之敗，由官邪也，」這句古話，頗含有幾分眞理。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繭人，一作趼人。別署繭闇，或趼廛。廣東南海人。生長佛山鎮，因自號我佛山人。生於一八六七，死於一九一〇。性倜儻豪放，不可羈勒。曾客居山東，遊

臘日本，都不當意。最後寓居上海。曾主撰月月小說，所作小說，有電術奇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恨海，近十年之怪現狀等種。其中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最為人所稱道，最初曾載於梁啟超主撰的新小說上面。全書共一百〇八回，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為主人公。為什麼叫做九死一生呢？本書第二回裏面有一段解釋道：『我是好好的一個人，生平並未遭遇大風波，大險阻，又沒有人出十萬兩銀子的賞格來捉我，何以將自己好好的姓名來隱了，另外叫做什麼九死一生呢？祇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回頭想來，所遇的祇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廿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都避了過去，還不算九死一生嗎？所以我這個名字，也算是我自家的紀念。』這可以看出作者所抱的譴責的態度。書中歷敍二十年中所見所聞社會間種種怪狀，上自朝廷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娼優，無不收羅。體製大致與官場現形記相髣髴。

吳沃堯和李寶嘉為朋友，都以寓居上海做小說著名，為海上小說家之最初有名者。他們的小說既都好譏彈時政，攻訐社會，機鋒所指，大快人心。一時做效他們的作品甚多。不

過大都如魯迅所云：『徒作譙訶之文，轉無感人之力，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於謗書；又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爲「黑幕小說」。』如中國黑幕大觀，北京黑幕大觀，上海黑幕新編之類，就逕直用『黑幕』做書名了。其他用『現形』或『怪現狀』做書名的以及同性質的書還很多。這類黑幕式的小說，肇端於光宣之交，盛行於袁皇帝時代。民國四年，時事新報至登廣告，徵求『中國黑幕』。由諷刺小說變爲譴責小說，出於時勢要求；由譴責小說墮落而爲黑幕小說，也是時勢使然。原來辛亥革命本不徹底，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清廷遺留下來的腐敗分子，老官僚，北洋軍閥，重登了政治的舞台。袁世凱正是這些腐敗分子的代表者。他雖在做民國的總統，但他一切政治的設施，則在重建帝國，自己做大皇帝。他不但不肯建設新社會，新國家，還在拼命地提倡舊思想，維持舊社會，一心一意地復古。壓抑民氣，箝制輿論，使人敢怒而不敢言。黑幕小說便於這個時候盛行一時。因爲這種東西可以說是舊思想的結晶，在舊社會中纔有此產物；同時又是造謗洩憤，或是暗地裏指摘時政的一個妙法；又可把它作爲消閒或賣錢的生活；所以某某黑幕大觀，某某趣史，某某外史，某某之秘密，以及各種同性質的作品都出來了。民國五年，范源

謙做教育總長的時候，曾經會同內務部查禁這類小說數十種。他如梁啟超的告小說家，錢玄同的答宋雲彬論黑幕小說書【新青年六卷一號】周作人的論黑幕，再論黑幕，【新青年六卷二號】都爲這等小說而發。

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精數學。長於治河。爲人放蕩不守繩墨，卻好讀書。曾行醫於上海，又改而經商，都不得意。一八八八年河決鄭州，他以同知投效吳大澂中丞，治河有功。後遊北京，上書請修鐵道。又請開山西鐵鑛，事成，人言嘖嘖，指爲『漢奸』。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京畿大饑。他以賤價買太倉米於俄軍，救活北方飢民不少。過了幾年，被人舉發，政府科以私售倉粟之罪，充軍新疆而死。【一八五〇——一九一〇】他爲近代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所作小說爲老殘遊記，署名洪都百鍊生。自敍『……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將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他想借

老殘遊記發抒自己對於身世，家國，社會，種教，的感情。就是要代替他由這種種感情而生的哭泣。全書以鐵英號老殘者爲主人公，敍述他遊歷的見聞言論。其實老殘便是作者朦朧的影子。書中寫官吏的罪惡，指出清官的可怕，甚於贓官。以爲『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則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第十六回自評】又寫璵姑攻擊宋儒天理人欲之辨，違反人之本性，眞是自欺欺人。這都是很重要的見解。其他寫景狀物也很有獨到的地方：如寫大明湖的秋景，黃河冰凍的景象，王小玉唱書的韻味，都可以看出作者描寫的技術來。

曾樸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前清舉人。所著小說有孽海花，署名愛自由者起發，東亞病夫自述。已成兩編，十卷，共二十回。愛自由者係他的友人吳江金天翮，發起此書，自己做過四五回，始由曾樸繼續來做。書中以傅彩雲爲主人公。彩雲爲蘇州名妓，年十三，隨姊居上海，大有艷名。恰有吳縣洪鈞【書中化名金汋】典試江西，因丁艱回籍，路過上海，納彩雲爲妾。及洪出使英國，彩雲同去，稱夫人，大出風頭，頗多笑話。後洪死於北京，彩雲仍赴上海爲娼，稱曾夢蘭。因江蘇人公檄驅逐，乃轉至天津，稱賽金花。庚子之役，爲聯軍統帥

瓦德西所寵，很有勢力。相傳北京琉璃廠金石書畫店肆未遭聯軍大蹂躪，係她請於瓦德西保全之力。林紓京華碧血錄中的西銀華，即是賽金化。樊增祥的彩雲曲，後彩雲曲，也是爲她而作。曾樸的孽海花，則想借用她爲女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託出大事的背景。他說：『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著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端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孽海花刪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他想用這樣的寫法去顯露時代的眞影，自是一種很經濟很扼要的文學手段。究竟做到了沒有，祇好待他全書續成再說罷。

這個時期還有兩個用古文作小說的 他們的小說都有値得論及之處。這兩個人一爲蘇曼殊，一爲林紓。

林紓所作的小說，有京華碧血錄，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幾種。京華碧血錄敍述戊戌政變，庚子拳變的事；金陵秋敍述辛亥革命兩京方面的事；官場新現形記敍述袁世凱稱帝和

國會議員的事。這種小說以敍述時事爲目的。〔曾樸的孽海花，最初自稱爲「歷史小說」，實則亦屬此種。〕

我們可以把它呼做『時事小說』。這種小說，材料是新鮮活潑的史實，採集起來很容易，動手做起來也很容易，但要做成一種算得成功的作品就很難。其間最大的原因，即在小說與歷史的性質不同。這正如林紓自己所說：『若無徵實，則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徵實，則自有正史可稽。』他感到這樣的一個困難，所以他作這種小說，總是以一個虛構的人物的愛情及其遭遇爲全書的脈絡。他以爲『如此離奇之世局，若不借一人爲貫串而下，則有目無綱，非稗官體也。』不僅他的京華碧血錄如此，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亦如此。不過他的這種寫法，結果不算成功。因爲號爲貫串全書的主人公，有時差不多全與所敍的時事無關。京華碧血錄共五十三章，係以邴仲光與劉梅兒的愛情及其遭遇爲脈絡，今錄其第二十一章於次。

松筠菴住僧慧月者，頗解事，恒與仲光論徐鴻儒、仲光異之，顧不欲常過街市，令慧月出偵賊狀。團匪奉濟顛，濟顛緇流也，故亦不戮僧衆。又有所謂海乾和尙者，亦兇徒，慧月每過神壇，咸強其頂禮。匪中定制，凡捕得疑似者，趣拜壇下，大師兄爲之焚青詞，紙灰騰起，則無罪，否則立斬。城中設壇者無慮數百處。忠民輿

聚鐵錢以奉團匪，或投身入籍者，大師兄叉手於胸，授以紅巾裹頭，聚四五人閉戶凝立。大師兄禹步稱神附體，即吐沫變色，騰突作勢，力盡始已。然一日不過再練而已，筋力已疲，或有憊憊不能自舉其軀者。而老團則言日可四五練，顧亦未見，殆虛言耳。匪徒日握刃揚茅，舉大纛，聯隊過市。而西人已斂避，不欲與犯，獨東洋人不之恤。有杉山久政者，日本書記也，野行過永定門外。團匪曰：『是大毛子，可殺也！』顧獵笨不靈，一人趨而擁抱其腰膂，衆爭以拳石擊之。杉山能柔術，力與搏拒，然匪來益衆，杉山遂死。匪以爲誅得洋人矣，稱賀跳叫，如勝大敵，長歌入城。是夜張德成入都，開正陽門，以肩輿入大內。親貴諸人，爭膜拜於輦道間，張德成傲然過其車。張德成者，老團也。初起自山東曹州，名曰義士黨，專以仇殺洋人與教民爲報國。其兵器有刀槊而無火炮。初起，名曰大刀會。自清廷有辦團之詔旨，乃改名曰義合團，又曰義和團，豎旗曰『替天行道』，又曰『助清滅洋』。紮以紅巾，內藏符籙，或有黃巾者。間有紅披掛而黑巾者，名曰黑團，則黃紅二種人皆側媚無敢抗禮。咸曰：『此種人大有神通』。每人自四十歲以

下，十歲以上，各抱大刀，露其刃，繫以紅布，遨遊市肆間。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爲長技。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畫，又向土中作符篆狀，衆齊聲呼曰，『照』！火立發。或云豫伏人於屋中，施火油以應之。有不驗者，則曰是不宜燒，故不行吾法。自衒能避槍礮，或以利劍自斫其支幹，不能斷，亦不見血。其選擇淨地爲壇坫，名之曰『團』。立大師兄一人主之。人必茹素，禁不得犯婦人，不得携財物。有子弟就壇皈依者，則大師兄授以符籙。巾帶自備，必大師兄爲加之，爲之念咒，名曰『上法』。上法者，仰而臥地，沫被其脣，狀如暈，少須蹶起，向東南叩首無算，於是張目噓氣，縮周身之力聚於二臂，執刀而舞，法盡即委頓。見洋樓即燬。呼洋人曰『大毛子』，教民曰『二毛子』。突前取其頭顱，即遇槍砲，亦不之避。彈至立死。其未殊者，舁至壇次，面大師兄。大師兄曰：『勞倦，行蘇醒也。』則以刀取其彈　創或弗重，或得生。其創重者，則大師兄必徧索其身，得一二物，輒曰：『是劫人家財物者，死宜矣！』日啖三白之飯，夜則席地臥，以苦行自勵。其曰能避槍砲者，名曰『金鐘罩』。又取十八歲以下，至十二歲以上之閨女，衣履悉

紅，手紅巾，提小紅燈，名曰『紅燈罩』。言上法後，揚之以箑，即御雲而升天，若巨星耿於天際；一煽其巾，而巨砲瘖瘖，彈格不能出矣；即兵艦過海上，煽之亦覆；或堅城石室煽之無不立焚。總旗或畫乾卦，或畫坎卦，八卦弗全，惟坎卦最夥，即嘉慶時之八卦教也。于康貌爲道學，信之尤篤，於是慫慂東朝以爲可恃，匪膽益壯。遂合衆於十六日丙辰進攻使館。

這是一段很好的關於義和團的筆記，不過赳首勉強拉入仲光與慧月的關係而已。林紓對於義和團的那班『老百姓』，尤其是對於那些引用義和團闖出大禍的王公大臣，眞是深惡痛絕。他曾作蜀鵑啼傳奇，爲反抗拳民暴動而死的吳知縣致其哀感與敬意。又曾譯璣司刺虎記而寄其憤慨，說是：『……庚子之事，至今尚足寒心。余譯是書，初不關男女艷情，仇家報復，但謂教育不普，內治不精，兵力不足，糧械不積，萬萬勿開釁於外人也。』到了清鼎既革，他還要做出這部京華碧血錄來，幾乎要把滿淸亡國之罪完全歸於庚子誤國的慈禧太后和王公大臣，我們披讀京華碧血錄，隨時可以看出作者的這種憤慨。現在再引第二六六章的一節於此。

丁卯降敕徵各省勤王兵，無至者。獨提督馬裕光先以一旅至京。壬申各國聯軍取東局。東局近紫竹林；銀圓銅圓諸局均隸焉。然城守尚固。直督無主，以黃牒乞哀於老團。是日獨流鎮匪首張德成復至天津，散髮，衣道帔，仗劍，用八人肩輿入節署，總督長跪迎迓，問吉凶。張德成傳神語，慰勞僉穆。且言教堂中有地雷，當以法往取之。即仗劍出，隨者萬衆。至教堂之外，禹步持咒，破門入掘，果得，狀如小箭。德成以劍貫之，示衆曰「此地雷也。不除，全城且陷。」萬衆稱美，聲振山嶽。是夜德成馳入都，進正陽門。明日，黃蓮聖母至津，直督頂禮如禮張德成。聖母年三十許，龍袞莊嚴，傲然徑入。衆皆譁駭，稱為仙真。時某末弁侍側，少年也，善浪游。竊告人曰：「此吾所善倡也。數月之間，何由證仙如此之迅？」然無學，卒不悟其詐，亦隨人拜跪墀下。直督問天津休咎。聖母曰：「天津不要緊也！」聲如梨園中旦腳。尚有數語，亦均效旦腳所言者言之。醜態百出。直督心知其謬，然惕於朝貴淫威，亦媚團以自結。同時裕威在太原，亦慘殺教士，婦孺無一免者。童子拖腸於地，久之乃死。是時將相及北方藩鎮，如狂如醉，莫審

其端，而南方互保之約出矣。忠誠公劉硏莊先生方督三吳，知北方糜爛，禍且南暨，乃與各領事立約，彼此互保。於是東南二百兆生靈得不罹兵刃者，先生力也。

這也是一段寫得有力的筆記。林紓雖以翻譯小說著稱，但他自作的小說卻沒有所譯西洋名家小說的氣分。他雖說過：「歐人志在維新，非新不學，即區區小說之微，亦必從新世界中著想，斥去陳舊不言。若吾輩酸腐，嗜古如命，終身又安知有新理耶？」（斐洲煙水愁城錄序）但他自己在小說上實在未能開闢一個新世界，也不曾發攄若何之新理。他固然很佩服迭更司，司各德，至於自恨年老，不能學習西文，直讀其書，私淑其人，但他自己作小說，卻不肯以中國的迭更司，司各德自命。他還祇願跟著李寶嘉劉鶚曾樸一班人走，「出其緒餘，效吳道子之寫地獄變相，」（賊史序）而作幾種「時事小說」。雖然，他於小說上已算盡其最善之力，有其不可磨滅者在。而且從他開始打破章回小說的傳統的格式，即此一端，小說史上也就不當忘記他的了。

蘇曼殊所作小說有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等種。就中以斷鴻零雁記篇幅較長。全書凡三十七章。寫一孤兒自述出家為僧，異國尋母，以及戀愛飄泊種種慘痛的

遭遇、文情悱惻。有時寫得悽悲入骨，幾乎使人讀不下去。今引其第一章於此：

百越有金甌山者，濱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無雲，山麓葱翠間，紅瓦鱗鱗，隱約可辨，蓋海雲古剎在焉。相傳宋亡之際，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有遺老遯跡於斯，祝髮爲僧，晝夜向天呼號，冀招大行皇帝之靈。故至今日，遙望山巔，雲氣葱鬱；或時聞潮水悲嘶，尤使人歔欷憑弔，不堪回首。今吾述剎中，寶網金幢，俱爲古物。池流清靜，松柏蔚然。住僧數十，威儀齊肅，器鉢無聲。歲歲經冬傳戒，顧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腸峻險，登之殊艱故也。

一日凌晨，鐘聲徐發。余倚剎角危樓，看天際沙鷗明滅。是時已入冬令，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讀吾書者識之，此日爲余三戒具足之日。計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師；後此掃葉焚香，送我流年，亦復何憾！如是思維，不覺墮淚。歎曰：「人皆謂我無母，我豈眞無母耶？否，否。余自養父見背，雖煢煢一身，然常於風動樹梢、零雨連綿，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顧聲從何來，余心且不自明，恆結凝想耳。」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

飄零，至於斯極耶

此時晴波曠邈，光景奇麗。余遂披袈裟，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大殿已，鵠立左右。四山長老雲集。香讚既闋，萬籟無聲。少選，有尊證闍梨，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余斯時淚如綆縻，莫能仰視。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禮畢，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願力莊嚴。此去謹侍親師，異日靈山會上，拈花相笑。』

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頂禮受牒，收淚拜辭諸長老，徐徐下山。夾道枯柯，已無宿葉。悲涼境地，唯見樵夫出沒；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恫！此章為吾書發凡，蓋紀實也。

這裏所謂『方外之人，有難言之恫；』又說『吾書紀實』；而全書所寫，又大抵和他自己的遭遇相同。所以我們把它看作曼殊的自敘傳讀，也無不可。至若書中第二十一章所載西湖春淙亭壁上的捐官竹枝詞七首，凡光祿寺署丞，郎中，待詔，道員，知府，同知，知

縣，以及熱中利祿的留學生 無所不罵，痛快淋漓 是否果眞出自不知誰何氏的題壁，抑或曼殊自攄憤懣，不得而知。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這個時期的小說，自官場現形記以下，差不多對於腐敗齷齪的官場，有一致譴責的傾向。這種傾向，似乎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小說的特色。

○**古佚小說的發見和翻印**——清代乾嘉以來，學者輯佚書的工作，使古代散佚的典籍得存十一於千百，以供後來專家研究的資料，他們的成績不能不算是艱鉅而且重要，可是還不曾注意到古佚小說方面。近三十年來，古佚小說的發見和翻印，就替文學史上添了許多珍貴的材料了。敦煌石室裏發見的唐五代的小說，下面有專篇敍述。目前要敍述的，祇有這裏幾種。

游仙窟渡海而還 游仙窟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文成爲張鷟字。張鷟深州陸渾人，兩唐書都附見張薦傳。他博學能文，七登文學科。游仙窟爲傳奇，自述奉使河源，路中夜投大宅，逢二女子，叫做十娘五娘，獻宴調笑，留宿而去。文近駢儷，雜有俗語。此書中

國久失傳，楊守敬作日本訪書志，纔見著錄。何時傳入日本的？大約就在作者生存的時候。現在祇據可考的年月來說，日本通行本上文章生英房序內有一句道：『嵯峨天皇書卷之中，撰得游仙窟。』可見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間〔八一〇——八二三〕即唐憲宗元和時早已流入日本了。日本人很看重這本書。現在已由周作人買得日本醍醐寺藏舊抄影印本，交由北新書局印行。這本書要算是渡海而還了。

現存的宋人平話小說，宋人平話小說係古代白話文學中的重要作品，但流傳到如今的絕少。近來商務印書館搜集宋人平話四種——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一一加以新式標點，鉛印行世。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羅振玉記云：『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見。此三浦將軍所藏，予借付影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遂得四種。四庫全書總目羅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簍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儲，亦爲人盜竊分散，今一册不存。平話

一門，不知人間尚存殘帙否？念之慨歎。』這段記載，可用爲關於宋人平話史料的參考。又亞東圖書館印有宋人話本八種，其中有商務本所未收的。現存的宋人京本通俗小說都收在這裏了。

影印元本三國志平話和明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現在商務印書館正在影印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三國志，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據說三國志平話爲元至治間建安虞氏新刻全相平話之一。書分上中下三卷，目各有圖，即所謂『全相』。文體似宣和遺事。不知著者姓名。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於雜採史傳及諸家瑣聞外，很多取材於這書。——如王允獻貂蟬，孔明祭風，三戰呂布，三氣周瑜之類。不過這書開端假託司馬仲相斷獄，演義就由靈帝御極敍起，結局終於五丈原將星隕營，演義就加入司馬篡魏各段。這是兩書起訖的不同處，又書中敍張飛的勇，武侯的智，極力描摹，由於講史材料，注重聳動里俗聽衆，也與演義直敍故事的體例不同 至於三國志通俗演義一種，據說以明弘治本爲最古，爲最善。明季李卓吾評點本從此出。書坊翻刻，漸失羅氏舊貫。清初金聖歎根據舊本，釐訂爲一百二十回，是爲今本。古本凡二十四卷，有音義，有註釋，有句讀，很有些地方和今本不同。這個古本流